倚竹茅屋著

217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陶

8452
74

弁言

uu25

這裏所收的中篇，短篇，和隨筆，都是一九二九年到三十年所作。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自己是很不滿意這些作品了；然而當作自己長成的過程之一階段來看，便以爲既然有輯印成集的機會，那就印出來罷！

一個從事於文藝創作的人，假使他是曾經受了過去的社會遺產的藝術的教養的，那麼他的主要努力便是怎樣消化了舊藝術品的精髓而創造出新的手法。同樣地，一個已經發表過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困難問題也就是怎樣使自己不至於黏滯在自己所鑄成的既定的模型中；他的苦心不得不是繼續地探求著更合於時代節奏的新的表現方法。這裏所收集的，在作者自己，就以爲多少總鏤刻著這樣的「苦心」——至於「成熟」自然還說不上。

國家圖書館
001686082

當時所作隨筆，實不止今所收輯之數，但手頭既無底稿，又沒有耐心去搜求印本就此算了罷。

一九三一年二月杪，作者於上海。

目錄

色盲……一
泥濘……七
陀螺……八五
隨筆七篇
叩門……一二
賣豆腐的哨子……一三
霧……一五
虹……一七
紅葉……二〇
速寫一……二三
速寫二……二五
石碣……二九

CENTRAL LIBRARY

色

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一

突然西方的天空騰起一片紅霞，人們都浴在絳氣中，似乎他們的素色衣裳也染成了淺緋色。

向晚的飄風，霍地吹弄着趙女士的月白色印度綢旗袍；她時時有意無意地用手去按撫，似乎恐怕那好事的晚風竟把鈕扣都吹解。大概是站久了有些疲倦，她現在半扭着纖腰，頭微向左傾，眼波注在地下；她的黑絲絨似的短髮覆到眉尖，她的小嘴脣邊綻着笑影：這就有一種幽怨嫵媚的香味從她的莊嚴幹練中透露。半晌，她抬起頭來，左手掠着

紛披的短髮，溫柔地慢慢地說：

「那些事，比做夢還奇怪；眞叫人想不到。——啊喲！蕙芳在那裏幹什麼！」

在她對面的西裝少年轉過臉去，看見靠近江岸的一株綠楊樹上有一團淺紫色的東西在簌簌地動，他不禁急口地揚聲叫起來，同時已經移動了脚步：

「密司李，掉下水去可不是玩的！我幫助你下來？」

楊樹上傳來一陣吃吃的豔笑聲，隨卽是個嬌小的人形在綠浪中剖出來，轉瞬間已在地上，卻又傴在那裏不知做些什麼，漸勁的晚風吹開了紫色旗袍的下緣，露出蜜色長統絲襪上的淺紅色吊帶。

「她比我還淘氣些，」少年鬆了口氣說，轉過身來對趙女士笑了一笑，又拾起對話的端緒：「人生原是個大夢。做夢也是好的；就可惜做夢的時候自己不知道是夢。」

「知道了是夢時，也還做下去呢不做下去？」

趙女士的聲音很低，像是對自己說；她用左手輕輕地撫着左鬢角，凝眸遙望黃浦江

那一面水天相接處的像亂山似的紫色的雲堆。

「那不是有點像龜山麼，密司趙？」

西裝少年追踪趙女士的眼光看過去，轉換了譚話的方向。

回答是一個嫣然的微笑。去年今日的勝事又像輕煙似的在趙女士腦膜上浮出來了；她很不願意回想這些往事，她淡然相忘，亦既有半年多了，但今天聽了林白霜——那西裝少年的許多話，禁不住又回顧了。原來可說是「事不關己，」然而不知怎地，想到那些事情時，總有一種說不明白的煩躁把她壓到透不過氣來。她疑問地對林白霜看了一眼，似乎想探索這位少年的炯炯的目光已否窺見她的心曲。他們的視線剛成了正接觸，趙女士忽然心裏一動，臉上泛了紅暈。她立刻感得這樣的雜念太可笑，正想用話來掩飾，猛然有個毛葺葺的東西碰到她的後頸上，把她嚇了一跳。

「蕙芳！你——」

趙女士急旋過身去，剛和李蕙芳貼胸地撞個正着。李女士憨笑了一聲，側着身體，左

手攬住了趙女士的腰，右手向空一揚，便有個灰色的小東西撲索索地落在林白霜的肩上。

「虧你也曾革過命來！見了小麻雀，也要怕。」

李女士用手指搔着趙女士的面頰，帶笑地說。林白霜已經把那可憐的小麻雀抓在手裏。一面看，一面隨便的問：

「就是那楊樹上弄來的麼？還不會飛呢！放了牠罷？」

沒等李女士回答，趙女士便從林白霜手裏搶過那小麻雀來，望草地上一丟；那小東西怪樣地拍着翅膀，很想就此高飛，然而只飛了兩三尺遠近，終於掉了下去。趙女士回過頭來向李蕙芳睃了一眼，佯嗔地說：

「你纔是革命家呢！你會革麻雀的命！蕙芳，再拏革命和我開玩笑，我是不依的呢！什麼革命！誰革過命？幾時見我革命？」

「不要發牢騷了，好姊姊。」蕙芳扭搭在趙女士臂上，玩皮地說。

「不是牢騷。我又不是下野放洋的偉人，有什麼牢騷！」

「筠秋說的很對，」林白霜插進來說，「牢騷不是我們的事，只是憤慨，只是幻滅罷了。剛才我說，近來我感得人生異常虛空，也就是這個意義。我自然相信世上決沒有翻天覆地那樣的英雄，一般人眼中的英雄實在也不過是人類歷史這大機械中的一個輪子罷了，可是我又感得自己的渺小，不但渺小，竟還是人類大機械中的一個不入流者：在現代人生這大機械中，我的地位，連一粒螺絲釘也不如，我只是一粒廢鐵，偶然落在這大機械中，在無數量的大輪小軸中間被搬動被軋轢罷了。」

林白霜不能自已地說了一大段。他並沒留意到倚在趙女士肩頭的李蕙芳正在演「雙簧」似的摹仿他的說話的姿勢。當他說到最後的一個「罷了，」李女士驀地把右手平舉到下巴邊，掌心向上，指尖對着林白霜，然後往前一送，夾着笑聲喊道：

「罷了。這就是罷了論。」

這引得林白霜和趙筠秋都笑了出來。可是李女士反而收了笑容，舉着林白霜的音

調，嚴肅地加了一句：

「罷了，罷了；林白霜是罷了，人家卻不肯罷休！」

「那自然是刮地皮的人。」

林白霜輕聲說，同時噫了一口氣。

「那自然不——但——是刮地皮的人，」李女士又笑了起來，「那自然——還——有——被刮的人，不但不肯罷休，竟還要算賬呢。」

林白霜疑問地一笑，沒有說話。

「聽我哥哥說，這一向，他們付的墊款，少說也有四五千萬；他說，這一筆賬，一定要算的。他們不能把血汗資本隨隨便便就奉送了貪官汚吏多弄幾個姨……」李女士突然縮住話頭，偷偷地向趙女士瞥了一眼。趙女士惘然望着一條出口的大輪船，似乎始終沒有留意到林白霜他們的譚話。李女士抿嘴笑了一笑，轉過口來接着說：「不譚那些算賬問題了。我們過去看那條輪船罷。倘使是江安，我的表哥便在船上。」

拉着趙女士的手，李蕙芳就往江岸跑。但輪船已經去遠，只有煙囪上的一段黃色尙表示牠確是招商局的船。其時煙囪裏吐出一簇濃煙來，漸漸的似乎曳長了，拖在半空中，像是一條尾巴。江面也有一條尾巴，那是暗輪葉子激起的白沫，從輪船的屁股裏拉出來。

趙筠秋惘然看着，猛想起了遠隔天南的孤獨的母親，不禁眼眶裏有些潮潤了。

李女士也浸入了深思中，然而是不同的性質；她的思想翩翩地正在輪船的周圍飛翔。她最喜歡那海天空闊的生涯。每次她從家鄉到上海來，便怨恨那甬興輪船走得太快，只給她一夜又半日的海上經驗。她忽然自己笑起來，回眸看着靜靜地站在旁邊的林白霜說：

「林先生，你說什麼事情頂有趣？我想來便是做一隻大輪船的船主！你想想，他，不但，天天在海上，並且，——對不起，林先生，我又學你的調子了；並且，他有許多水手茶房受他的指揮，有許多客人仰仗他的能力，他就好像是一個總司令，一個國王，可不是？在船上，他是唯一的迭克推多！」

說到最後的四個字，她突然擁抱了趙女士，格格的憨笑着。

「嚇！剛才你取笑人家革命，現在不打自招，要做迭克推多了！」

趙筠秋一面說，一面軟軟地推開了李蕙芳的臂膊；即使擁抱她的人也是個女子，她總覺得有點不自在。

「隔門，」李蕙芳學着趙筠秋的粵腔，便高聲的笑起來，「我並沒反對過呀！迭克推多，我尚只要做一隻船上的。」

「等你做了船主時，密司李，我來當茶房罷。」

林白霜企圖把話頭岔開。

「如果收女茶房，我也來！」

趙筠秋卻又逼進了一句。

這時草間忽然跳出個蝦蟆，凸着眼睛對他們三個看。李蕙芳趕快拾起一片碎瓦，正想擲過去，那蝦蟆一跳，便不見了；隨手將瓦片丟開，她挺直了身體，慢慢地然而嚴肅地說：

「不要取笑。究竟不是上天成仙。明後年我可以去學航海，再過五六年，我父親也許要辦輪船公司，爲什麼我就不能做船長？野心，是應該有的。我的哥哥說，三四年前是在商言商，現在呢，政治的後台老板。他們要支配政權。爲什麼不應該呢？他們有的是錢！我現在只想做一個船主，爲什麼不應該？」

暫時的沉默。只有風吹弄着兩位女士的衣服，霍霍地作響。李女士是三人中間最矮的一個，卻是比較的最胖；圓圓的臉兒，小而圓的眼睛，微彎而不大濃的眉毛，猩紅的笑口，豐滿結實的身體，活潑的舉動，雖然不及趙筠秋那樣苗條嫵媚，但是嬌憨天眞，似乎有一種特別令人目眩的光芒。現在她儼然地站着，婀娜中間帶了剛健，更增加了幾分攝人的魔力。

「密司李，佩服你的勇氣！四五年以後的事，你那樣的有把握！」

林白霜打破了靜默。他立刻覺得自己的語氣很像是嘲笑李女士的壯志，就急急地加上個申明：

「樂觀是好的；這是強者的態度。我時常想擺脫我自己的灰色闇淡的人生觀，不幸總是不成功。我看見理想的泡沫一個一個破滅，我像在巨浪中滾着，感覺到一種昏暈的苦悶。我對於將來的希望，就不敢說有把握。但是，密司李，剛才你這番話，確使我興奮起來了。」

李蕙芳微微一笑，似乎是謙遜，又似乎是得意。忽然先前已經不見的癩蝦蟆又在她脚邊跳出來，正落在她的脚背上。李蕙芳本能地將腿一揚，那小東西便跌在五尺以外；牠似乎很狼狽，卻又扔轉牠的蹣跚的身體來對李蕙芳蹲着。這使得淘氣的李女士忍不住不去追趕了。

林白霜目送她的活潑的背影，心裏浮出個模糊的觀念：「新興資產階級的女兒！」於是許多複雜的冥想同時奔湊到他的意識界，他忘記了自己在什麼地方。但這個是極暫時的，他立卽回到了現實，像夢醒似的忙向周圍一瞥，卻見趙筠秋的脈脈的眼波正在他臉上迴蕩。他全心靈一震，不自覺地向趙筠秋走進一步；許多話在他喉頭搶着要出來，

但不知道讓那一句先出來好。

有幾秒鐘光景，沉默佔據了他們倆。

「林先生，記得你從前的調子不是現在那麼樣，」終於是趙女士先發言，「自然，從前我們並沒有過長談，可是你在講台上的議論多麼積極多麼樂觀的。」

「是麼？」林白霜迷惘地回答，他的眼前就浮現出一個布制服的趙女士，向他舉手敬禮的形像，然而像電光似的一閃，仍舊是溫柔明豔的她。

似乎是覺着了林白霜的神情不屬，趙筠秋低下眼波去微微一笑。

「因爲現在是現在了。」林白霜較安詳的接着說，「在巨浪中滾着的徘徊無定的心情，從前何嘗沒有；只不過被強猛的光線一般的環境所罩，僅能蟄伏在心的深處罷了。不但蟄伏，並且像是已經死了。然而一旦外力既去，牠就很明白地顯現出來，並且加倍有力；不但有力，並且又滲雜了悶苦頹喪的氣味。現在我看見前面只是一片灰黑。自然我知道那灰黑裏就有紅黃白的色彩，很尖銳地對立着，然而映在我的眼前，只是灰黑。筠秋，最

使我痛苦的，就是我這自己不願意的精神上的色盲！」

「你大概也不看見前面有一線的光明？」

趙女士輕聲問；那宛轉的音調中充滿了同情。

回答是黯然的點頭。這是個無可奈何的點頭，正好像是有良心的醫生不得不直言病人已經無望時候的那個點頭。

「所以你說生活是空虛麼？你覺得廣大的世間竟沒有一處比較可喜的地方讓你去躲避？」

趙女士再追進一句；她的迫切的語調中似乎帶着顫音。這就像一股清泉，沃在林白霜的脹悶悒熱的心頭。

「應該是有的。」林白霜很鼓舞了，「遠在千里，近在目前；」於是忽然一頓，他的眼光在趙女士臉上掠過，下一個模糊的結論：「不可知的是運命。」

趙女士只淡淡地一笑；她轉過頭去，看見李蕙芳爬在遠遠的岸石上往水裏瞧。暮色

是漸漸下來了，但尙能辨認出李女士手裏拏的是一枝綠楊的柔條。

「李蕙芳的樂觀，你覺得不能贊同麼？」

趙女士隨隨便便的問，仍舊臉向着李女士那方，似乎十分有味地在觀察，可是一種惴惴然盼切的神情也在她對於林白霜的偸偸一眄中盡情暴露了。然而林白霜全都沒有留意到。

「如果能夠照她的想望，那也何嘗不好。就可惜人事的變幻，難以預料。」

林白霜毫不經意地回答。另一件事在他心上考量：他覺得趙筠秋是故意岔開話頭，故意裝作滑過了他那一句『近在目前』的意義雙關的話。他微微感得了一點空虛的鬱涼。他正想再用別的話來叩詢趙女士的心曲，可是李蕙芳跳躍着來了。她的瀰滿着青春活氣的聲音從蒼茫的暮色中傳過來：

「癩蝦蟆已經投江。我們也回去罷！」

林白霜和趙筠秋都似乎出驚的回過頭去。炮台灣車站上，電燈已經放光；他們來時

的汽車就在車站左側，汽車夫從車窗裏伸出頭來望着他們，大概等得很不耐煩了。

回去的路上，只有李女士很愉快的說笑。趙女士似乎很倦，林白霜頗有些懊喪的氣色，好像做壞了一件什麼事。車到了百老匯路，趙女士先下去，她微笑地向車裏說：

「林先生，請你送蕙芳回家罷。時間很早，你們還可以去看戲。」

車裏的林白霜心上一動。他望着趙筠秋的苗條的背影在一家大商店的玻璃窗前移過，終於隱沒入那比較暗些的街角，便好像失去了什麼寶貝，非常的怏怏。他低低噫一口氣，仰後靠着彈簧的車墊，閉了眼睛。汽車又開動了。在車身往前一曳似的震撼中，林白霜的肩膀碰着了一些溫暖柔軟的東西，同時有一股醉人的異香鑽進了他的鼻孔。似乎這香味壓迫着他的肺葉，他用力吸了一下。他忍不住斜過眼去看，卻好和那一對有精神的圓而小的眼睛相接觸。李蕙芳正在用心地瞧他！

「密司李常常出來逛麼？」

林白霜很不自然的說，企圖解除這異樣的帶些窒息性的沉默。和青年女子獨對，而

且在一個汽車裏，這在他還是第一次。雖然不至於手足無措，確有幾分徬徨無主了。然而李蕙芳是揚揚自若。她笑了一笑說：

「林先生學校裏的功課不忙麼？」

「不忙，一星期三次課，有時一次也沒有。」

「聽筠秋說，去年你在武漢教書的時候，很忙。」

「那是情形不同。這裏是教員多，學生少。並且學生又常常放教員的假。譬如下星期，我的課就放完了。」

李蕙芳笑了。她用右臂支着車門，扭了腰，斜靠在軟墊的右角，更親切地覷着林白霜。車廂頂的電燈放出淡黃色的暈狀的光，把他們兩個罩在神密的波動中。

「聽說去年武漢的學校裏興行一門戀愛哲學；眞有這件事麼？」

問這話時，李女士的態度非常嚴肅，連那常在的笑影也沒有了。

「沒有的事！」

林白霜急忙地下了個絕對的否認。

暫時都沒有話。隨後李女士忽然笑起來了。是那樣的憨笑：林白霜看見紫色綢下那一對處女的乳峯也在輕輕地顫動。此時汽車轉進了一條較僻靜的馬路，車外是一片灰黑，車廂頂的電燈也入睡似的昏暗起來。林白霜猛覺得毛髮直豎。李蕙芳的笑聲使他恐怖。他覺得那血紅小口裏的兩排晶瑩的牙齒彷彿會喫人。然而這些異樣的情緒只有一刹那間的浮現，少女的暖香又將林白霜送進了陶醉的迷雲。他的眼光注在李女士的豐滿的胸脯上，他自己的臉孔便有些熱烘烘了。

「沒有麼？但是人家都說有，總不至於全沒影響。」

李蕙芳笑定了再問。

「的確沒有。不信，可以問密司趙。」林白霜鎮靜地回答，

「如果說那時的人有些戀愛狂，卻也是事實。」

「聽說是不和別人戀愛，便要受攻擊；也是眞的罷？」

林白霜微微頷首，心裏納罕着；但一轉念，便以爲這是少年女郎常有的好奇心，並不值得怎樣的奇怪。

「筠秋被人家攻擊過麼？」

李蕙芳笑了一笑又問。

林白霜愕然。他實在不知道趙女士過去生涯的詳情，他無從置喙。然而李蕙芳的一雙小眼睛是那樣的灼灼地瞧住了他，使他不能不含糊地回答：

「那個，並沒聽人說起過。」

「你們從前不是常常在一處麼？」

「常常也不見得。實在那時很少見面談話。」

林白霜淡淡的回答。他覺得有些窘了。他很想拋開這個怪難以作答的題目。並且他亦稍稍不滿於李蕙芳這種好探人陰私的態度。他不讓李蕙芳再有發問的時候，緊接着說：

「這半年來，我是十分有閒，去年今日便很不同。那時是緊張興奮的時代。時局是一天一天在開展，幾乎每小時有新的事變出來。各方面都需要更多的人手；是的，更多的精神和活動，去應付那一刻一刻在開展的局面。在這樣的熱空氣中，只嫌太陽跑的太快！密司李，你看現在就不同了。雖然依舊是多事之秋，但空氣是不熱。我時常感得荒涼，感得虛空寂寞。」

他突然煞住了話頭。感情將他帶走得太遠，他猛覺得心裏一陣悲酸。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小孩子，他現在的渴望是一雙溫柔的撫慰的手。他對李蕙芳的圓臉瞥了一眼，便垂下頭，低聲噫一口氣，將左手支住了前額。

「哦，空氣不熱……現在不同……荒涼，虛空，寂寞。」

李蕙芳低聲沉吟着。於是懷疑的冷笑在她嘴角一閃。驀地她又提高了聲音說：

「果然這裏是上海，不是武漢，但現在你重新逢到了曾經同在熱空氣中過活來的同伴，至少也可以醫好你的荒涼虛空寂寞罷！」

沉溺在幻滅中的林白霜好像是把頭微微點了一下，但沒有回答。

汽車夫突然將喇叭揑得怪響，車又轉了灣。前面又是燈火輝煌的鬧街。林白霜猛抬起頭，慌張地四顧，似乎剛從睡夢中醒過來。

「右首的大洋房就是我的家。」

李蕙芳臉上頗有幾分和誰嘔氣的神氣，然而還是笑吟吟地說。

二

已經是兩星期以後了。他白霜坐在書桌前準備答覆一封信。

自來水筆拈在手裏，他儘管對着面前的還是空白的信箋出神。他的眉頭微微縐鎖，他的嘴唇角卻浮着笑影。太陽光從東窗進來，被鏤空細花的紗窗帘篩成了斑駁的淡黃和灰黑的混合品，落在林白霜的前額。就好像是些神秘的文字。

書桌上雜亂地堆着幾本硬面的西文書，和花花綠綠封面的雜誌，還有幾張請客東和一些寫了幾行字的原稿紙。而在這一切之上，高高地踞着，像是女王頭上的寶冕的，是秀媚筆跡的一張淺紫色的信箋。

這就是林白霜正要答覆的來信。雖然只是短短的一封信，但是林白霜的躊躇深思的神情也就說明了這短短的一張紙卻有不很短的背景。

放下了自來水筆，仰起頭來鬆一口氣，林白霜的眼光就落在那淺紫色的信箋上。信裏的字句，他幾乎可以背誦，原也不過是平常酬答的話語，並沒有什麼難以解決的問題值得那樣的煞費推敲；但因這已是第十封信，所以林白霜覺得應該有一個不尋常的深刻的答覆。他閉了眼睛，回憶十多天來嚙接着往返的九次通訊。從客客氣氣的「請林先生指教，」到「譚譚自己的感想，」每次表示着深一層的感情上的接近。而況還有兩三次晤譚的歡洽。

林白霜微微一笑，嘴角邊現出兩個酒渦。他拏起自來水筆，在空白的信箋上寫了

「蕙芳」二字，忽然在他眼前，浮出個頎長細腰的倩影，一付略帶幽怨氣分顯露出胸中的委曲的眉目。林白霜手裏的筆，不知不覺就停下來了。一個細小的聲音在他的心裏響：

「她不是更可愛麼？而且她的性格不是你所更了解麼？」像是回答這穩祕的呼聲，林白霜的頭點了一下。更可愛，更了解，他不否認。然而近來是和她更疏遠這事實，也不能抹煞。他放下筆，站起來，在房裏踱着；是活潑的圓臉，嬌憨的笑聲，滔滔不絕的大胆的話語，又一齊奔湊到他面前，包圍了他；並且恍惚還嗅到了醉人的暖香。最後顯現在他幻覺上的，是燕子似的連翩飛來的九封信。

「因爲這一個是活潑，容易和你親熱，所以弄成了反倒疏遠着那一個麼？」

這樣的自問着，林白霜忍不住苦笑了。寫回信的意思，暫時被擱起來，他忙着比較這兩個意中人了。一星期來，他頗爲這件事所窘。雖然他熱心地和李蕙芳通訊，但是每次寫信時，總想到了趙筠秋。最初，不知道根據了什麼理由——大概因爲是相識已久罷，他認爲趙筠秋對他有特殊的感情，所以他用了「友誼何嘗不可」的解辯鼓勵着自己和李

蕙芳通信。但當來信既多且密以後，他就有些迷惑了，他覺得李蕙芳對於他似乎也不是泛泛的。有時想到趙筠秋的竟沒有信來，彷彿是對他表示「謝絕」的意思，可是一轉念，便又以爲這是趙筠秋的孤僻的性格原來如此。她是靜默的，她是理性的，她是屬於舊時代的蘊藏深情而不肯輕易流露的那一類人物。

林白霜很肯定地對自己說，回到書桌前的椅子裏。社會科學的理論在他的腦筋裏開始活動了。他想到趙筠秋的家世，一幅官僚家庭的黑暗而冷酷的活動影片便呈現在眼前；他彷彿看見趙筠秋孤立在一些寵妾和悍婢的四面圍攻中，常常忍住了眼淚，不肯示弱；他又彷彿看見孤燈獨坐的趙筠秋想起了被擯棄在寂寞的家園的母親，便詛咒她的惡濁的家庭，她的腐化的父親，詛咒封建社會的一切制度和習慣。

林白霜臉上的肌肉忽然縮緊了，血冲上他的眼，「興奮」凝成了塊，在他胸中奔突；他猛然尖厲的喊起來：

「是的，她是封建社會之附庸的官僚階級的叛逆的女兒！」

「呵！這就是孤臣孽子所以能夠鍛鍊出堅毅卓拔的氣魄來！這就是惡濁腐敗的廢墟裏會爆出革命的火花來！這就是去年的她所以要脫下了繡衣換穿灰布的制服呀！」

現在林白霜的熱情完全向着趙筠秋這邊了。他堅決地拏起筆來就在那張等候已久的信箋上颼颼地寫下去，仍舊給一個不過友誼的酬答。

當他折疊好信箋，納入封套的時候，李蕙芳的影子又忽然在他心頭一閃。但是不相干。他一面寫信封，一面更深湛地想：

「自然李蕙芳也不是淺淺者。性格是活潑的，勇氣是有的，野心而且樂觀；但好像初生之犢不畏虎，因爲她是未經艱苦罷了。因爲她是新興資產階級的女兒。」

這樣的論定了她們兩個，林白霜隨手把寫好的信撩在一邊，很安閒地向桌上瞥了一眼。他這纔注意到兩星期來不知不覺已經壓積着許多事了。「無非爲了忙着戀愛！」他輕輕地自己責備。同時也便起了幸而已告一段落的快感，他敏捷地從桌上的亂紙堆中檢出一張未完的文稿，低了頭就寫。

三

還沒有寫滿一張原稿紙，就有人闖進林白霜的房間；開頭一句話是：

「楊祕書長請客，你不去麼？」

林白霜聽口音知道是同事的何教官，只把身子略動了一下，手裏依然在寫，隨隨便便回答了一句：

「還沒到時間罷？」

「時間是快到了罷？我是因爲感冒還沒有好，本來打算不去的。」

何教官一面說，一面就坐在書桌橫頭的一個椅子裏，隨手拏起一本雜誌來亂翻；他的貓臉上的一對圓眼睛骨淥骨淥地從雜誌上移到書桌，又從書桌上回來。

「那麼我也不去了。應該是上星期交卷的一篇文章，到現在還沒有做好。」

林白霜說；放下筆，伸了個懶腰。

一個笑容偷上了何教官的臉；只能說是偷笑，因爲在他那樣貓兒臉的口吻邊，正確意義的笑是沒有的。他用半隻眼睛覷着雜亂的書堆上的那張淺紫色信箋，輕聲說：

「所以近來有人說你浪漫了，頹廢了。」

林白霜的肩膀一聳，似乎對於這個批評很不屑置辯。但是何教官那貓臉上的嘴角皮又是代替笑似的一縐，接下去說：

「我覺得你近來很消極；是不是？前天我們譚論濟南慘案將來的結果，你的議論就是十二分的消極。我們講到國際政治的推移，你又說你只見一片昏黑，你成了精神上的色盲。老林，究竟你自己是否知道你這苦悶的原因？」

這幾句簡短的話，是用了強烈的同情的聲浪說出來的，所以林白霜感覺得異樣的親切，然而也是更加引起了他的悵惘。近來他聽見了許多關於他的批評和疑問，從朋友的口以及朋友的朋友。對於那些說他是落伍，是動搖，是軟化，一類的厲聲斥責，他只用微

笑去接收；微笑的用法有多種，他在此等時所用的是帶有憐憫意義的一種，他可憐那些厲聲責人的勇士們竟用了從前別人罵過他們的話語來罵人，他更可憐他們在不久的將來大概又要用現在罵人的話來恭維自己了。他很知道這一班勇士是在那裏購買「將來社會」的彩票，他們自信此項彩票在三年內一定要開彩，所以拚命地想做一個捷足先得的英雄，一旦不如他們所預期時，他們的懊喪軟化的醜態便有他們過去的行爲可以作證，他們實在只是一些太熱中的自私的可憐蟲！然而對於同情的質問像何教官的那一番話，林白霜於銘謝之餘，便又感得了無窮的悵惘。

他暫時沒有回答，兩隻眼定定地瞧着這位朋友的貓臉。他有一句話在心頭迴旋，但是不肯說出來，他知道貓臉的熱心朋友一定不了解。

「我代你說出來罷。你的苦悶的原因是戀愛！」

貓臉朋友得意地笑着說，眼光向書桌上的淺紫色信箋一掠。

似乎很覺得意外，林白霜的濃眉毛輕輕的動了一動，接着便笑起來了。

「要戀愛便去戀愛；和一個碰到手頭的女子戀愛，可以；特地去找一個，也可以，只是不要苦悶，——又何必苦悶呢！」

何教官補足了他的意見，他的貓臉上到底露出很純正的笑容來了。同時他掄開右手的五個指頭很神氣地向空間作了個撈捕的姿勢，很像已經抓進了一個碰在手邊的女子。

「我不能不說你的論斷不合實際。」

「誰的實際？」

貓臉朋友緊追進來問。

「自然是我的實際。我承認，我方有事於戀愛，但是並非爲了戀愛而苦悶，卻是爲了苦悶，然後去找戀愛。」

「但是找得了戀愛，又有苦悶？」

貓臉朋友再逼緊一句。

「還是不對。老實說罷，我的苦悶是一種昏暈狀況的苦悶。我在時代的巨浪中滾着，我看見四面都是一片灰黑，我辨不出自己的方向；我疲倦了，我不願意再跟着滾或是被冲激着滾了，我希望休息，我要個躲避的地方，我盼望那浩淼無邊的黑濤中湧出個綠色的小島，讓我去休息一下。戀愛就是綠色的小島。」

這最後的一句，林白霜是用了虔信的口吻說着，那態度是異常的莊嚴，所以何教官雖然覺得好笑，卻也沒有笑。然而他忍不住擲過一句半譏誚的話來：

「這是你的戀愛救命論了。」

林白霜的嘴角皮動了一下，似乎表示不能接受這樣尖刻的譏諷。

「還不是戀愛救命論麼？你說你在時代的巨浪中滾得昏暈了，因此戀愛的綠島便是你的救命的綠島！」

何教官用了「力爭決議」的態度很高聲地說。所以林白霜也不能不抗議了。先前堵在他喉頭而未曾說出來的話，現在是再捺不住了：

「貓兄，我們還是回到苦悶的原因這個根本問題罷。我說我看出來是一片灰黑，我並沒說因爲我悲觀，所以只看見灰黑。——慢着，等我說完了你再來駁罷。——我明明知道在這世間，尖銳地對立着一些鮮明的色彩。我能夠很沒有錯誤地指出誰是紅的，誰是黃的，誰是白的。但是就整個的世間來看時，我就只看見一片灰黑。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故會有這樣的病態。我只能稱爲自己精神上的色盲。這里就伏着我的苦悶的根原！」

他頓了一下，仰起頭來閉了眼；他恍惚覺得自己站在半空中看見那老地球蹣跚地滾着，牠的臉上的傷痂分塗了紅黃白的色彩，忽然愈滾愈快，一切色彩便混成一片灰黑。

林白霜噓一口氣，接着說下去：

「還是一片灰黑。從靜的分析的立場看，是完全不同的三種色彩；從動的綜合的立場看，就成爲一片灰黑。哎！我不知道是怎麼的一回事？有時悶極了，也曾這樣想過來：什麼都好，只不要灰黑。剛才你不是說我很消極的樣子麼？不是消極，我只想歇一歇。我覺得我

的色盲也許是因爲諦視人生太久的緣故，正好像對太陽看久了就一定會眼前昏黑。因此我近來只想有什麼綠的小島去躲避一下。我想借此得個暫時的慰安，免得悶急了要自殺。」

林白霜愉快地笑了一笑，走到窗前行了次深呼吸。外邊是耀眼的陽光，夾着熱蓬蓬的南風。這在正想尋求綠色的清涼的林白霜也似乎難堪，隨手把百葉窗關上。房裏驟然陰暗了許多，坐在窗前牆角的何教官便化成了白茫茫的一堆。

「就照你的說法，也還是戀愛救命論！」

何教官固執地說，站起來一伸手便將百葉窗推開，又加上一句：

「你有了戀愛，便連光明也不要了麼？」

「相反的，有了光明便可以不要戀愛。」

「那簡直是醇酒婦人的觀念，不是頹廢是什麼？」

何教官大聲說，仍舊回到原來的椅子裏。他的貓臉上斗然透出一股「大不以爲然」

的氣味來。他看着林白霜的面孔，等候回答；而在既已得了僅一個微笑的答覆後，他又鄭重地說：

「老林，你的戀愛觀都是錯誤的。你應該接受我的戀愛觀：見着要愛就儘管去愛，愛不到的時候就丟開，愛過了不再愛時也就拉倒。戀愛只是這麼一回事，既然說不上什麼救命，也不是讓你躲避着去休息的綠島。」

林白霜睜大了驚異的眼睛看着這位貓臉朋友的說話像鉛塊似的一句一句落下來。自然他不能且不願贊成這樣類乎頹廢派的見解，但是他亦無法擺脫這些句子投射到他心上的影響；他暫時惘然看着空間，沒有回答。

「你大概以爲我的議論就是頹廢就是浪漫？不是的。這是新寫實主義。浪漫主義把戀愛當作神祕的聖殿，頹廢主義又以爲是消憂遣愁的法寶。這都是錯誤的。戀愛只是戀愛，猶之乎打球只是打球。」

似乎看到了林白霜心裏的非議，何教官又加以說明了；他的神氣就很像是一位研

究戀愛哲學的專家。

但是這些議論，林白霜只聽了一半進去。在他的幻覺的眼前，並排地站着一長一短的兩個女子，都用了疑問的眼光對着他看。

「那麼你有沒有選擇？」

林白霜像是剛從夢中醒過來，突然發了這個迷離恍惚的問句。沒有回答。只有何教官的兩顆圓眼睛灼灼地瞧着林白霜的臉。

「譬如說，你同時碰着兩個可以愛的女子，你怎麼辦呢？」

林白霜鎮靜地補足了他的意思。

「自然愛那個更可愛的。」

「如果你覺得一樣的可愛呢？如果，譬如說，一個是活潑的，熱情的，肉感的，知道如何引你去愛她，而又一個是溫柔的，理性的，靈感的，知道如何來愛你。那麼，你怎樣辦呢？」

「兩個同時都愛！」

林白霜忍不住笑起來了。他又問：

「同時兩個都愛卻又不可能——」

「那就先愛了一個，然後再愛另一個。」

這是搶着說出來的回答。

林白霜眉毛一挺，異樣的笑了一笑；他不料男女關係的最原始的形式到現在又成爲新主義新學說了。他覺得這樣的事太滑稽。但是何教官的貓臉上卻是板板地沒有一條縐紋，那種嚴肅的態度就宛然是在課堂上回答學生的疑問。

忽然房門口傳來了一聲「報告。」林白霜回過頭去，看見當差的拿了一張小紙直挺挺地站在門外。當那張紙遞上來時，林白霜瞥了一眼，心裏就是一跳。這小小的會客單的「來客姓名」項下寫着更小的「趙筠秋」三字，映在此時的林白霜的眼中卻比學校的招牌字還要大。

「你有客麼？一定是女客！請不要忘了我的戀愛論，再見罷。」

貓臉的何教官說着就走了。林白霜惘然看着手裏的會客單，剎那間起了無數雜亂的感想；然後輕輕地笑了一聲，趕快穿好衣服，拏了帽子，又把寫好給李蕙芳的那封信藏在衣袋裏，就向會客室跑。

剛把會客室的門拉開，林白霜斗然變了臉色。拋過一個淺笑來歡迎他的，不是趙筠秋，卻是李蕙芳。

「來得不巧罷？我看見你的神氣有些異樣。」

李蕙芳睃了林白霜一眼，淡淡的說。

「笑話。沒有什麼事，沒有什麼事，不過我記得會客單上的名字好像是趙筠秋罷？」

林白霜急口的分辯着，一面用右手在衣袋裏掏摸那張會客單。

「她也來看你麼？那麼，你是走錯了會客室了！」

李蕙芳格格地笑着說。她將兩手互挽，襯在後頸上，優閒地旋轉着身體，然後坐在一張椅子裏，眼睛釘住了林白霜，又加一句：

「請不要客氣，先去找她一下罷。」

林白霜已經將會客單摸出來；仔細一看，分明寫着「趙筠秋，」但是李蕙芳的筆跡。他料到是李蕙芳又在淘氣了，微微一笑，就在李蕙芳對面坐下。

「告訴你實話罷。筠秋在月宮飯店等着，我是奉迎你的專使。摩托卡在外邊。趕快走罷！」

李蕙芳說得很認眞，林白霜也不能不相信，雖然事情是太兀突可怪。他很想先曉得是什麼事，但是李蕙芳已經站了起來，催他快走。

在路上，李蕙芳是破例的少說話。她縮在車角裏，一對烏溜溜的眼睛閃閃地向四處瞧，很像有了什麼大問題在心上。林白霜幾次把譚話轉到趙筠秋等候在月宮飯店有什麼事的問題，都被李蕙芳一個微笑岔開了，林白霜狐疑地看着李蕙芳的圓面孔，紅嘴脣，白手膊，忽然想起何教官的高論來，隨即又被「在月宮什麼事」這疑問吹斷了。他想像着趙筠秋一定有什麼要緊的事，或許是家庭中出了什麼變故；但是爲什麼又請了李蕙

芳微中間人呢？他簡直迷亂了，他猜不透。他機械地斜過眼去看李惠芳。多麼鮮豔的服裝啊！銀紅色的旗袍，長僅及膝彎；鵝黃色的絲襪裏飽漲着肉紅色的肥腿；而在活潑的圓臉上是一頂雪白的上等草帽。哎！紅的黃的白的！像有一個輪子在林白霜腦壳裏滾動，他的眼睛忽然昏眊了，他看見李蕙芳從腰部折過來，成爲一個球，帶着三個顏色喘着氣。

林白霜舉起手來在眼皮上用力揉着，幻象沒有了，卻見李蕙芳抿着嘴笑。忽然她的身體搖側過來，一條肥白的手臂就按在林白霜肩頭了。一種熟習的香氣就灌滿了林白霜的頭腦。

這個時候，車身突然一震；林白霜驚覺似的望外看，正當車窗外有一對美麗的裝玻璃的大門像是往後倒退一般捉了一下，就立住了。李蕙芳已經把車門推開，將她的肥身體往外擠。

林白霜跟着下了車，又跟着上了二樓，跟着進了一間餐室。他向空盪盪的四壁瞥了一眼，輕聲的似乎對自己說：

「原來趙鈞秋還沒來呢！」

「你如果要她來，不妨寫個請客條去試試看。」

李蕙芳這一句淡淡的話，將林白霜怔住了。他看着她的面孔，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他覺得這位嬌憨女郎做的事太不可測。

「再對你老實說罷。今天是我請客。本來約鈞秋來的，可是她知道有你在，便推託身子不好，無論如何不肯來了。是什麼道理，大概你心裏明白。——時間已經快十二點，就叫菜罷。」

李蕙芳接着很快的說，就像一陣急雨打在林白霜臉上。

林白霜覺得背脊上冰冷了。他勉強笑了一笑，隨隨便便向李蕙芳遞到他面前的菜單看了一眼，很不自然地說：

「就是公司菜罷。酒是長久不喝了，因爲身體不好。」

他很想問爲什麼有了他在坐，趙鈞秋就不肯來；他很想知道是什麼地方開罪了趙

筠秋；但是再思的結果，便決定不問了。他勉強鎮定着，搜索出一些話來和眼前的女主人酬答。

在還算活潑的對話中，把一頓飯吃完。最後是咖啡上來了。

因爲喝了兩杯香檳，李蕙芳的臉上微現紅光，很有勁地譚着她自己家裏的事。她又提起要做船長的話兒。她看定了林白霜的面孔說：

「雖然女子也可以做官，我還是只想當船長。文明國的官，只是個傀儡，一舉一動都聽後台老板的指揮。美國的大總統也不過是幾個大銀行家的公用傀儡——記得你也說過這樣的話。我不喜歡做傀儡。我要做傀儡的牽線人。」

「然而在中國，官還是有無上威權的呢！」

林白霜啜着咖啡，慢慢地加進了一個插句。

「然而在中國，官快要沒有無上威權的呢！」

李蕙芳學了林白霜的語調憨笑着說。她仰起了面孔，把後頸枕着坐椅靠背的上端，

這就把胸部的曲線拉平了幾許，可是兩粒鈕子一樣的東西卻在銀紅色的薄綢底下高了出來。

「你就拏得那麼穩？」

林白霜軟軟地反駁着，很異樣地把頭一偏；這是他表示溫情的抗議時常有的姿勢。

「你就那麼的拏不穩？」

李蕙芳又學着林白霜的口吻，格格地笑了。突然一個搖晃，身體失了平衡，她的肩膀一歪，便從椅子裏磕下來，幾乎撞在林白霜身上。同時那一股惹人的香味直鑽進林白霜鼻子，把他的血都沖到了面部。強烈的衝動迷住了他了，他不知不覺伸出手去攙住了李蕙芳的臂膊。李蕙芳一笑，很自然地從林白霜的手掌中滑出那條被握着的小臂來，便在近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了。

忽然靜默起來，兩個人都沒有話。

林白霜覺得手指上還留着滑膩的感覺，心却漸漸地跳得快了。在初進這間餐室的

時候，他對於這位頗有點驕蹇放浪的女郎，尚存着「不敢親近」的意思，現在却不然了；他完全迷住了，說得確實些，他是完全被抓住了。這一種「被抓住」的感覺，他在遊吳淞那天送李蕙芳回家的汽車中曾經有過片刻的經驗，以後他們倆接近的時候，亦常常觸發，然而每次他都能安然出險；現在則他不能脫逃，無法脫逃，且亦不願脫逃。

他貪婪地看着李蕙芳的白手臂，豐滿的胸脯，猩紅的小嘴唇，肥碩的腿。

「你知道筠秋近來的事麼？」

李蕙芳似有所感的輕聲地打破了粉霞樣的沉寂。

林白霜下意識地搖着頭，可是心裏不禁怦然一動了。

「何必騙我呢？你是一定知道的很明白！」

李蕙芳嬌聲說。她的眼睛很慢的轉動了一下，似乎很不高興的樣子。

「當眞完全不知道。兩星期來，沒有通過信，也沒有見過面！」

這樣急忙的自白，使得李蕙芳笑起來了。她忽然轉了口：

「那麼，你還是不聞不問爲妙，永遠不知道更好！」

林白霜張大了嘴，無從回答。這一句突兀的話將他拔出了迷惘陶醉的雲霧，回到清醒的他了。一種富有強烈的粘着性的罣念的心情逼迫他一定要問個水落石出。他毫無瞻顧地釘住了說：

「如果你覺得告訴了我是和趙筠秋無礙，還是請你直說罷！」

李蕙芳似乎很出驚。她對林白霜看了好一刻工夫，方才淡淡的說：

「事體呢，你是一定知道的。不過既然你要聽，我就說一遍罷。筠秋的父親替筠秋定了親了。是一個軍官。當然這有作用，至少也是「納交權門」的一種手段。舊官僚想要再上台，簡直是無論什麼手段都會用出來的！」

「筠秋的意思怎樣？」

林白霜睜大了眼睛迫切地追問。

「自然說不上願意，可是她也沒有辦法；——你想，有什麼辦法？」

李蕙芳還是輕描淡寫地說。

沒有回答。林白霜只吁了一聲，眼睛定定地望着空間。他這種乾着急的神氣，似乎頗使李蕙芳起了不忍之心，雖然同時亦不免微有妒意。她笑了一笑，輕輕地又接着說：

「現在她想用消極抵抗手段。她說是終身不嫁，她已經對她父親宣言：寧死，終身不嫁。她現在是天天說抱獨身主義。她連男朋友都斷絕了往來了。難道你完全不知道？」

林白霜再搖了一下頭，沒有說話。這個突如其來的事件將他壓扁了。只有一句話在他心裏亂轉：「因此她長久不理我麼？她因此長久不理我呀！」

「眞不料趙鎬秋是這樣的懦弱！」

李蕙芳慨嘆似的說。

「當眞沒有第二條出路麼？她可以——反抗！」

林白霜突然振作起來，但不知道是太激昂的緣故呢抑是爲了悲哀，他說這話時的聲音却有些顫抖了。

「我也這樣說過。但是她不肯聽。她說，男子都是靠不住的；如果反抗出來卻仍舊是遇人不淑，那就更糟。她不肯落人話柄，受人非笑。男子都靠不住。林先生，你是她的舊交，你總該明白這句話有什麼背景罷！」

李蕙芳向林白霜睃了一眼，嘴角邊偷上一個疑問的淺笑。

那天遊了吳淞回去時在汽車中李蕙芳探詢趙鈞秋在武漢時有無浪漫歷史的往事，倏又浮上林白霜的記憶；他覺得像有一塊冰，塞在胸口，驟然全身的血液都凍結了。在悲哀的迷惘中，林白霜似乎聽得李蕙芳輕輕嘆了口氣。

「我們走罷。今天我的任務是完了。」

又是一句奇突的話。這也像一支尖針在林白霜的意識上猛刺一下。他慌慌張張抬起頭來，看着李蕙芳的面孔，似乎說「我不懂你這句話。」

李蕙芳笑了一笑，伸手去按壁上的電鈴紐，加着說：

「不是麼？剛才我對你說，我是奉迎你的專使，我想我向來的作用亦不過是你們中

間的一個陪客，免得趙府上的姨太太濫造些謠言來中傷筠秋罷了。但是現在是什麼都完了，所以我的任務也是從此完了。」

她又笑了一笑，便從手提袋內取出錢來預備付賬。

「只是你自以爲是陪客——」

林白霜惴惴不安地吐露出這樣的半句話，就被進來的茶房打斷了。李蕙芳十分不相信似地對他望了一眼，便轉過身去接取茶房手裏的賬單。

四

傍晚時分，天空密佈着濃雲，閃電像毒蛇吐舌似的時時劃破了長空的陰霾。林白霜默坐在外灘公園靠浦邊的一株榆樹下。在他眼前，展布着黃浦的濁浪；在他頭上，樹葉索索地作聲像是鬼爬；在他心裏，沸騰着一種不知是什麼味兒的感想。

他這樣坐着，至少也有半點鐘了；但在此時的他，半點鐘只等於一刹那。從今天一天內所遇到的小小的波折，他想到了過去幾千年來人類歷史的變幻，又想到了將來數十年內大概會發生的變化。他失望，他又看見希望的微光在面前閃耀。

「這一邊大概是絕望了。雖然她呼吸過現代的思潮，有些反抗的精神，但是一旦事急，她却仍舊用了古老的舊方法——不嫁。明明有一條路擺在那里，然而又怕出了冷酷的囚籠却墜入齷齪的市場；她怕自己找的那一個也還是不淑，她的無謂的傲氣不肯使自己的奮鬪反抗的結果回過來又落人譏笑。這結果是只有一動不動的終身不嫁了！」

想到這里，林白霜忽然覺得趙筠秋可恨；恨她的思想不澈底，恨她的心氣太高傲，恨她的顧慮太周到，恨她的把世上男子都看成壞人，恨她的屢經風浪只造成了多疑而畏葸的消極的品性。

然而，恨以外，又似乎滲雜些別樣氣味的情緒。他彷彿跌入一個深黑的土坑，感到了腐朽的窒息樣的昏迷。他的心只是愈來愈重的往下沉。他盼望寧可一個天崩地塌的大

變動將他活埋在土裏。

驀地一片颷風吹出了悲壯的笳聲，閃電就像個大天幕似的往下一落，照得四處通明；跟着就是豁剌剌地一個響雷。粗大的雨點打在樹葉子上，錯落地可以數得清。林白霜並沒動，他只睜大了眼睛向四面掃視。無名的悵惘逃走了，新精神在他的血管裏蠢動。

「丟開這邊，努力進行那一邊罷！這是自然的選擇呢！」

他火剌剌地想；於是許多能夠提神的好名詞，活潑，膽大，樂觀，剛毅，便同時湧上來了。樹上的雨聲現在是愈來愈密了，林白霜的冥想的機械也開足了速力走。他把一切希望，一切快樂，一切幸福，都預許給自己。然而，克勒——他的太走快了的冥想忽然觸了礁。今天午餐後和李蕙芳分手時的一件小事揉進了他的樂觀的眼睛，使他斗然覺得前途又朦朧了。李蕙芳那句令人不可捉摸的話很刺耳地又在那里響了：

「這就是我做中間人的酬勞罷！」

這一句話是在林白霜將早晨寫好而未寄的覆信遞給李蕙芳並且開消了汽車費

的時候從李蕙芳的微笑的嘴唇中吐出來的，所以林白霜不很明白究竟是指覆信呢抑是指汽車費；他只覺得這句話就好像是一道壕溝，將他和李蕙芳隔開了。本來想約她再到別處去逛逛的意思，也因此縮住，他一個人在街頭躑躅，後來順步到了外灘公園；他的惘然深思的神情引起了許多人的注目，他不得不從熱鬧的噴水池邊逃避到這株僻靜的榆樹下。

現在他悲哀地感到兩邊都無望了。他理想中的「緣色小島」雖然曾在黑浪中湧現出來，但一個既已被罡風吹沉，另一個却像「海上三神山」只是可望而不可卽了。

雨，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了；閃電尙時一照耀，然而很溫和地，像是蒼穹的微笑。在這些間續的探海燈光似的一瞥中，林白霜的迷惘的眼前便呈現了一段漸轉淡藍色的長空和簸蕩在波浪上的幾個小划子。那邊音樂亭中又奏起進行曲來了。喇叭吹出嘹亮的音符一個個飛來撞着林白霜的耳膜。這幽麗的環境的魅力漸漸地將林白霜彊化爲無情緒無感想。他本能地接收所有一切的遇目成色入耳成聲的印象。他變爲看的機械，聽

的機械了。

一對西洋男女挽臂款步從榆樹後轉過來。大約是不提防樹根上還有人蹲着，那個女的，忽然驚叫起來，倒退了一步。但當認明白不過是一位黃皮膚的青年時，這一對兒相視而笑，很輕蔑地向林白霜瞥了一眼，又款款的去了。林白霜從「禪定」似的情況中跳醒來，全意識接下這個無聲的侮辱，便從眉梢熱到耳根，一句爛熟的話在他心裏響：

「打倒帝國主義！」

於是滿腔的愁怨，同時迸發，都集注在這個該詛咒的名詞上去了。林白霜猛然跳起來，逃一般地走出了公園；心裏想：

「戀愛，戀愛！你只是浮生一日閒中休憩的小島，不是人生的大目標！小島，小島！從今後，我不再費時失業地苦苦找了。如果有碰到手頭的，我就抓；待情熱過去了時，我就丟罷。一切精神，一切時間，我將用在打倒——」

他躊躇滿志地舉起眼來四望，看見自己正站在公園外的十字街頭。右邊是什麼外

國銀行的「冲霄」式的近代建築，鐵的門和鐵的窗槅嵌在花岡石的厚壁中，宛然像是中世紀封建諸侯的堡壘。林白霜忿忿地看着這巨靈的怪物，看到牠內部的神壇似的金庫，mammon 高高地坐着，無數的人跪在脚邊。突然李蕙芳常說的那一些誇大的話，又闖進林白霜的記憶。他不知不覺點一下頭，嘴角的皮放鬆了。他恍惚又嗅到了迷神的甜香。他又看見代替了 mammon 顚倒衆生的，却就是李蕙芳。

把牙齒咬着嘴脣，下死勁撩開了這嘲笑自己的雜念，他轉過臉去。那邊有的是工事中的建築；一架用汽力的小引擎正在刮刮地叫，烟囱中飛出一隊一隊的火星，像是些自由而活潑的新理想。林白霜暫時惘然注視着，忽然把頭一搖，本能地讓開一輛向他身邊駛來的汽車，就大踏步直向南京路去了。

回到校裏後，林白霜感得異常的無聊。他在自己房裏團團地轉，坐着，踱着，都覺得不好，似乎滿房裏生着棘刺，逼迫他向外跑。

他走進了何教官的房間，想要用隨便亂譚的方法來驅走那無名的俶擾。他頹唐地

靠在一張椅子上，看着正在換衣服的何教官問道：

「今晚上要到南京去罷？」

貓臉的朋友點頭。他按上了喉間的一個扣子，從書桌上的亂紙堆中檢出一張來扔給林白霜，便又彎着腰穿皮靴。

這是一張油印的傳單，字跡非常模糊；林白霜隨便地瞥了一眼，只看見許多分行寫的長短句，很像是新式的白話詩，但每句都冠以二字：「打倒！」

「他媽的，打倒！什麼都要打倒，什麼也不會打倒！」

貓臉朋友抬起頭來氣咻咻地說，臉色很難看。發牢騷是何教官的日常功課，所以林白霜也不以爲奇，只應酬着笑了一笑，沒有回答。

「五六年前，人家還在花呀月呀做象牙塔裏的夢，老子就幹革命；到現在，反該他們是天字第一號的革命家了。哼，將來再看，到底誰是投機派！」

這最後的一句，說得聲色俱厲，似乎敵人就在眼前。林白霜詫愕地看着他的朋友的

貓兒臉，想不出適當的酬答的話語。他同情於何教官的牢騷，可是也覺得這些話從何教官嘴裏出來，未免是無的放矢。

「干我屁事？可不是！是我就是看不過。自然並沒罵到我頭上，可是我看不慣那種醜相。人人有出風頭的自由，我不反對他們想出風頭；但是只想先打倒了長人，好讓他們矮子露臉，這就叫旁觀者看了心裏作嘔！老林，你說我這生氣該不該？」

何教官慢慢地幾乎一字一頓地說。他的眼睛望着林白霜，似乎等候他評判「該不該生氣。」

「這也是中國文人祖傳的法門。以前童生赴考，不是常有攻訐別人冒籍之類的把戲麼？不過現在用的是更冠冕的大帽子罷了。」

林白霜帶幾分慨感的調子，一面說，一面拏起那張油印的紙片再看了一眼。可是他的心却被一些別的事情絆住。他原是爲了納悶，纔來找這位貓臉朋友排解的；他盼望刺戟強烈的快語把他心靈上的陰霾驅走，他盼望再聽聽就像今天上午譚過的那樣使人

戰慄然而又使人異常暢快的關於戀愛的議論。

他看見貓臉朋友沒有回話，却匆忙地將一些講義納進皮包裏，便忍不住輕輕地逗了一句：

「在南京該有什麼戀愛行動罷？」

何教官像是喫了一驚；正忙着亂抓紙片的一雙手突然停止了。他的圓眼睛的棱光注在林白霜的略帶嚴肅意味的臉上。足有半分鐘之久，他纔笑了起來回答：

「那是因爲有功課，每星期總得去一次的呢！」

順手抓起一疊紙來翻着，他又接下去說：

「請你不要再說什麼戀愛罷！那里有所謂戀愛，只是遊戲。我不諱言，我只是遊戲。老林，你將來總會明白，我這句話不是哄你的。」

「我不信竟有和你主張相同的對手。」

「然而你却不能不信竟還有許多和我手段相同的對手。」

林白霜驚訝地喊出一聲「哦。」這是個表示不甚理解而等待解釋的音符。

「這就是說：現在還沒有爲遊戲而遊戲的對手，但已有爲了別的目的而願意和我遊戲的對手。例如娼妓！」

何教官說着哈哈地笑了。

「嫖妓總不能不說是例外。」

林白霜輕聲說，一種由習慣而來的嫌惡的情緒，在他心裏漾動。

「好，你又要說例外了。但是我剛才也只說「例如」呢！你應該認這個「例」字中間包括着許多雖然不是爲了遊戲而遊戲但在事實上却滿足了人們的遊戲慾望的女子。只有崇拜戀愛教的信徒纔閉了眼睛不肯相信。」

「那不是和你的尊重女子人格的主張相牴觸了麼？」

何教官將皮包挾在腋下，聳了聳肩膀，拏起帽子來合在頭上，很傲慢地回答：

「我不曾說女子人格的升高或隆落是關連着那小小方寸之地的禁閉或解放！而

況我並沒打算強迫別人來和我遊戲，正像別人不能強迫我不和她遊戲！』

這最後的半句話在林白霜心上印了一個冰冷的痕跡。他懷疑地望着他的朋友的怪面孔，搜索着怎樣駁難的話。可是何教官已經走到房門邊了。

「那麼你總也有求之不得的痛苦？」

跟着也到了房門邊，林白霜搶先似的再問。

「如果還有痛苦的話，就不是遊戲。因爲沒有閒工夫閒心情來挨受這些無意義的痛苦，所以纔去遊戲！遊戲罷！遊戲罷！遊戲萬歲！」

何教官高聲說，旋轉身來對林白霜行了告別的敬禮，便忽忙地走了。剩下林白霜沉浸在複雜的深思中。他恍惚看見一隊女子從黑暗的壁角裏走出來，拏着各色各樣的旂幟，紛亂地搖動，但當愈來愈近時，却又沒有了人形，只是彩雲似的一個旂陣，而這又化爲斑駁的不辨五色的一團，滾滾地向前來，將他整個兒吞進。

「咄！」

林白霜驚喊着，踉蹌地跑回自己房間去，一歪身就摔在書桌前的椅子裏，上半身伏在桌上，緊緊地抱住了亂堆在桌面的一些國際政治經濟的書。

五

第二天早上林白霜睡醒時，太陽光已經在滿房裏跳舞。夜來失眠，兼又多夢，此時他覺得很昏昏。片斷的思想，生根似的在他腦裏打滾，更增加了幾分沉重的惡味。昨夜也爲這些無賴的糾纏不清的感想所苦。用了絕大的努力，自己又百般譬說，再輔以何教官的辛辣尖刻的教義，他僅能在倦極以後朦朧入睡，然而現在，現在，這些不受歡迎的雜念，却又像睡醒了的蚊子似的趕清早又來擾動他的安寧。

他懶懶地舉起手來揉着倦眼，似乎要抹去那些鉛樣的膩煩的感念，同時掙扎着把思想的方向轉換過來：

「明明知道已經是徒自煩惱，爲什麼還不能擺脫？難道我竟是這樣的意志薄弱！難道平生的學業只是騙人的糟粕，自己曾沒分毫的受用麼？事業，事業！戀愛，戀愛！我爲什麼不能採取了貓教官的戀愛觀？爲什麼既已不將女性視爲玩具，却又認她們是神？爲什麼不能看待她們是和自己同樣的血肉做成的人呀！」

很慚愧似的淡淡一笑，林白霜想起自己站在女性跟前時那種腼腆恭恪的神情了。不敢冒昧，不好意思冒昧：這是他和可愛的女子相對時常常感得的本能上的拘束。現在他體認到大概就是這個「太溫雅」使他的戀愛失敗。爲什麼不學何教官的直捷了當的手段！

新的刺戟，在他的脹熱的頭腦裏開始發酵了。瞑想的機械加速度運轉，他覺得李蕙芳那邊並未完全無望，他應該以革命的手段去一試；他鄭重地對自己說：

「事業是事業，戀愛是戀愛；做事業應該有粘住了不放的韌力，做戀愛只該依照貓臉朋友的見解：碰到了女子想愛，就直捷地去愛她；愛不到時就此丟開；丟不開，放不下，徒

然妨礙了做事業的精神和時間，不如不戀愛！』

他蹶然跳起來，匆忙地穿衣服，心裏更匆忙地盤算如何對李蕙芳表示赤裸裸的意見；寫一封信呢，還是面譚？他立即決定寫一封信去。他要懇切地說明，一向並沒將她當作「中間人」或是「附屬物」，他必得要求她給一個明瞭的最後的答覆。

這突發的興奮支持他十多分鐘以後坐在桌前拏起筆來正要寫信的時候，忽然又瓦解了。一個本能的拘束的尖角又在他的興奮的網上冒出頭來，而且固執地愈漲愈大。不可理解的矜持的心情掣住了他的手腕。他不能寫出半個字來。並且他又覺得李蕙芳的太不可捉摸的舉動和驕蹇的性格有些可怕。

「那麼，她是到底不可愛了，那麼，再不要想她，再不要庸人自擾罷！」

林白霜憤怒地命令着自己。但另一個更內在的自己却是十分頑劣地不肯接受。他撩開自來水筆，將信紙扯得粉碎，眼望着空間發獃。

他惘惘然向房外走，但剛到了門邊時，猛一想起何教官尚在南京，便又懊喪地縮住

了脚。他悲哀地感到眼前的愁城是無法逃出了。唯一的遣愁的烈酒——何教官，不幸也不在！於是抱了自暴自棄的心情，他將自己擲在床上。

暫時毫無思慮，只有暈眩的苦悶。然而睡意亦慢慢地爬上他的眼睫。濕熱的南風扇拂他的頭髮，又帶來了都市的騷動的氣息。

林白霜漸漸安靜下來了。煩惱的刺粒都被南風吹平，只剩下一個渾朴的本體，尙硬綁綁地梗在他心中。「爲什麼我不能像貓兒那樣的把戀愛看作僅僅生理方面的動作？」

林白霜半意識地敲這個謎一樣的堅核。他想起了那天何教官侃侃而談的戀愛上的新寫實主義，驀地一道光在他心靈上閃過。學理發生作用了。他陡然認出來，是有一個更深藏的基本的東西在那里撥動他的戀愛的指針，使他不能分有何教官的觀念，雖然已經承認何教官的主張或者是更好些。

他覺得床在他身下搖晃，房裏的簡單的家具都一起一伏地像在波浪中簸盪。他本能地舉起手來揉眼睛。一切復歸於靜寂了。只是他的心怔忡着。他似乎看見自己的心在

胸腔中徬徨搖動，像一個鐘擺。而且他又感到，正是這顆心的撞擊使他全身的血液騷擾不寧，使他的神經混亂，使他的眼睛昏眩。

一連串「心的鐘擺」赫然掛在空間了。當頭最大最顯明的一顆還是熱騰騰地在發散蒸氣。以次漸小漸模糊，終至於最後的不辨動定的一個。

「從什麼時候起，我徘徊於兩大巨浪之間啊？」

林白霜苦悶地追想。往事的網，糾纏着不快樂的記憶，一切都只有個模糊的印象然而現在的徬徨不定，他却明顯地感得。爲什麼？他自己不很明白。他知道像他那樣的心情，在目前是普遍的現象；他也曾搜求這所以然的原因，他曾經以爲這是梔臬迷離的時局所造成，但現在他又覺得不很對了。有一句批評的話曾使他相當地承認：「因爲你的根性是如此！」但何以會有這樣的根性呢？林白霜又陷入於迷惑的深坑。

他奮然從床上跳起來，似乎決心要自求振拔。他在房中踱了幾步，心裏想：「反省雖然不可少，但儘管躲在家裏空想，也是不行的罷？」將眼光在書桌上掠了一轉，他機械地

戴上帽子，就跑出去了。

信步走着，林白霜用鄭重的眼光觀察街頭的紛擾；他想要在從新估定一切中找得了穩定自己的心的法門。

天空沒有半點雲，也沒有風；五月杪的驕陽當頭罩着，就像一把火傘。從早晨到現在還沒吃過東西，林白霜也不覺得餓。他凸出了眼睛，伸長了頸子，神經質似的踱着，汗粒從額上和頸間慢慢地滲出來。

忽然衝破了街上的喧鬧，有隱約的然而雄壯的嗚嗚的汽管聲，從不遠的地方傳來。這在全身注意着的林白霜就比霹靂還響些了。他驀地心跳起來，臉上的肌肉都縮緊了。他本能地仰頭四望。只是晴碧的五月天。然而在他的興奮的心眼前，却聳立着大大小小的許多烟囪，在太陽光中幻成了赭色。林白霜鬆了一口氣，再往前走。他的眼睛裏充滿了血，他看見街頭往來的人都是紅噴噴地漲溢着從深處出來的力。他的思想更飛得遠遠：

「地底下的孽火現在是愈活愈烈，不遠的將來就要爆發，就要燒盡了地面的卑汚

齷齪，就要煎乾了那陷人的黑浪的罷！這是歷史的必然。看不見這個必然的人，終究要成爲落伍者。掙扎着向逆流游泳的人，畢竟要化作灰燼！時代的前進的輪子，是只有愈轉愈快地直赴終極，是決不會半途停止的。」

這樣想着，林白霜覺得自己胸膛裏重甸甸地，似乎那顆心已經轉化爲鉛質，暫時不提動了。堅決的光，也從他眼中射出來。然而這都是不久長的。當他忽然驚覺似的向左右顧望，發見他自己正站在洋樓對峙的所謂「銀行街」的時候，他又像感了瘧疾一般打起冷戰來了。他覺得銀的白光從四面逼過來，將他冰凍。他又看見一切往來的人的臉已經不是紅噴噴地而是銀的白霜罩滿着。人們像影子像鬼似的匆匆忙忙趕着走，彷彿就是冥國。冷酷和陰慘，直浸透了林白霜的軀殼。他轉身逃進了一條小巷。

這里湫隘的路旁排列着小雜貨舖的小飯店，似乎都是些熟識的和善的面孔和更熟習的景物。牠們的微溫的黃光使得林白霜感受了幾分得救的愉快。現在緊張的網在他心上撤去了，他不自覺地放慢了脚步，像賞鑑什麼似的踱着。兩三個人站在街旁很閒

暇地交換着拖沓而冗長的對話。雜貨鋪的老板靠在櫃台前磕瓜子。小飯店裏的鍋子發出睡夢一般的嗤嗤的細聲。弛緩的，微溫的，半睡的，黃梅節的天氣似的！

林白霜拖着兩條腿慢慢地走，還不到十分鐘，一種膩性的沉悶便又漸漸地堆壓在他心頭，直使他窒息。一對咬着耳朵細語的人兒，却好擋在他面前。他帶幾分惡意的不耐煩地撞過去。那一對人兒分開了，但只向林白霜看了一眼，便又頭碰頭地繼續他們的刺刺不休的私譚。一股無理由的怒氣忽然冲到林白霜鼻尖。他很想大喊幾聲，打破這黃色的沉悶。地突然立定了，抬起左脚來向一條蹀到他脚邊的小狗猛力踢了一下，便快步走出那小巷，飛跑着追上一輛電車跳了上去。

電車裏是照常的擁擠。林白霜站在車門口往裏望，只看見一大堆震動着的紅的黃的白的臉。隨即又混成雜色的一團，像極大的一方調色板。而這，又飛過來衝擊林白霜的腦門，痛的像要炸裂。

賣票人伸過手來的時候，林白霜這纔意識到是在電車上。他躊躇了。他要到什麼地

方去呢？他應該到什麼地方去呢？在這車上的人，都有一個目標，只他是沒有的！他本能地買了一張票，繼續他的悲哀的思索。但在電車又停了時，許多人紛紛下去，他亦惘惘然跟着走到馬路上。

是什麼路，有什麼景象，林白霜完全理會不到。緊箍在他眼眶裏的，還是那閃閃地震動的三色。他不知道自己臉上有什麼顏色，但是他很憎惡人們瞥向他身上的目光。他只揀人少的地方亂闖。

依着水門汀的行人道，他急忙地走；他也轉了好些灣，越過了一二條街。然後，他看見自己站在一片廣場的前面。那正是有名的跑馬廳了。

時候是過午一刻光景，太陽的熱力正強，風的影踪也沒有。林白霜覺得肚子裏發空，並且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來的汗水也已經將他的襯衫濕透。他呆立了一二分鐘，便懶懶地跨上一輛人力車。

暫時毫無思慮，他注視着車輪的勻整的轉動。路上剛洒過水，車輪在地面印出兩道

綫；隨後到了乾燥的街道，車輪的印痕便愈曳愈淡，終至於消失。

「我的生活的經歷不過如此而已——或許還不及！」

林白霜慨然默念，空虛的悲哀又重壓在他的心上了。他覺得，以他那樣的藐躬，負起生活的重擔，實在是毫無意義的。「我沒有個人的利益要追求，而且又沒有羣衆的利益待我去追求，我艱辛地活着，到底是爲了什麼呢？」他痛心地想，自殺的影子陡然在他腦中一閃。他機械地抬起眼來，向左邊看看，又向右邊看看。還不是照舊的那些紅的白的黃的臉？然而都是何等的志得意滿！人人都是飽享着生活的意味，人人都是緊抱着生活的目的，只有他是生活中的放逐者，感不到意味，也沒有目的。

「人人是有個人的或羣的利益在追求着，雖然他們的面目是怎樣的不同！」

林白霜很豔羨似的繼續想。驟然他的思想轉了個彎，前面展開一條大路來。他覺得應該放一些利益在他的生活的負擔中，應該「有所爲」而生活。而這「有所爲」便該是一個重的垂子，可以鎮定心的搖惑不安！

熱血升到他頭部，他的臉色變紅了。

六

這樣在精神上武裝了，林白霜對於自己的戀愛事件也決定了新的處理方法。他承認從前的想用戀愛來解脫自己思想上的徬徨苦悶，實是一種空想。戀愛只是戀愛，只是兩性間肉的快樂。他想來不戀愛很爲難，既有事於戀愛，便不能不準備着失戀，然而又不願有失戀的痛苦，那就只有接收了何教官的戀愛觀。

抱着這個決定，他從人力車上跳下來，就跑到自己房裏。他準備着看一看戀愛失敗的明白的答覆。但是當他換去了汗濕的衣服走近書桌前的時候，却看見一封信端端正正插在吸墨紙版的皮套角裏。這正是李蕙芳的來信。林白霜鎮住了心的微跳，拏起這封問題的信，很快地撕開了。他的目光被吸住在下列的幾句話上面：

「……筠秋的事，尚未全然惡化；前言特相戲耳。幸勿介意。有一些功課上的事，還要請教；明天有暇否？……」

林白霜慢慢地將這信箋折疊成爲小方塊，拈在手指上輕輕地顚着，似乎估量牠的輕重；然後，藐然一笑，隨手撩在字紙簏中。他的沉吟的眼前，浮現出李蕙芳的狡猾的好捉弄人的圓面孔，但是像一股輕烟，剎那間也就消散了。

「不問如何，我行我的決定罷！」

剛把身體移開了書桌，林白霜腦膜上突浮出這樣一個感念。他隨即拏起一張紙，寫了封簡短的回信，直捷了當問李蕙芳肯不肯和他到杭州去游玩這麼十天八天。

於是輕鬆地呼了一口氣，林白霜走到窗前，怡然眺望傍晚的天空。李蕙芳將有怎樣的答覆，他並沒放在心上。他並且已經在盤算如何用同樣赤裸裸的態度去向趙筠秋試探。兩者的均將失敗，他是預料得到的；但他將鼓起勇氣來承受那失敗，他將沒有懊喪，也沒有悲哀。

斜陽的光暉將天空的幾片灰白雲朶都染成了紅色。晚風也開始扇動了。林白霜很瀟洒地倚在窗欄上，騁目於廣大的空間。在落日的輝煌的映照下，他看見一切景物都帶着希望的赤色，正和他的興奮而堅定的情緒很適合。愉快的想像的泡沫，從他全身的血液泛出來，直到把他深浸着。

他輕輕地揉一下眼皮，回過臉來看房裏。那邊牆上的一幅中國大地圖反射出鮮血一般的光彩，將滿房的陳設都洒滿了緋紅的斑點。

「哈，這——卽使不過是色盲，但已經和我從前的色盲不同了；況且，一個顏色的色盲總比三個顏色的色盲要好了許多罷！」

林白霜這樣想；個安詳的微笑綴上了他的嘴角。

一九二九，三，三作畢。

泥

濘

機關槍叫了一夜，像狼嗥。天快發白的時候，村裏土地廟的什麽司令部前到了三輛裝鐵板的汽車，跳出幾個穿軍裝的人，氣急敗喪地跑進廟去。隨後便是十幾個穿軍衣的人一窠蜂湧出來，把兩隻笨重的木箱弄上車子，他們也擠了上去，汽車便軋軋地去了。以後便是潮水一般退回來的灰色衣服的兵，在村裏通過。卜卜地斷續的槍聲。火光。到早上七點鐘光景，什麽都平靜了。大路上躺着兩三個死人。雜貨鋪的茅草頂還在冒白煙，門外有一具赤條條的女屍，臉色像猪肝，一隻小脚已經剁落。

又過了半點鐘光景，又是灰色衣服的兵從村裏三條出路灌進來。他們比先前退去的那些兵更汚穢，更疲倦，而且矮小得多。他們像風一般通過了村子，只留下一小隊把守着出路。有幾個騎馬的人也找到了土地廟，將原先粘在廟門上的紙條撕去，換一條新的

寫着紅字的白紙。四個荷槍的兵便站在廟門口。

於是新的事情便發生了。一些不帶槍的灰軍衣的人們在村裏發傳單，貼標語，挨戶敲着門，喚村裏人出來。一個白臉圓眼睛的青年，也穿着灰軍衣，拿了洋鐵的傳聲筩站在路中間吆喝。漸漸地從茅屋的小木窗裏鑽出了幾個帶辮子的焦黃臉，都睜大眼睛瞪視。看見來敲門的人雖然也穿「老虎皮」可是都還文縐縐，又沒有槍，那些焦黃臉漸漸地便走出來，看把戲似的遠遠地圍住了那個拿傳聲筩的青年。

傳聲筩咕咕地發聲了。像是說夢話。焦黃臉的人們不懂得。但也有一件事懂得很明白：不用怕！傳單和五彩印的花紙也塞到他們手裏了。他們拿着。隨後是傳聲筩不響了，灰衣人四散。焦黃臉的村民也回到茅屋裏納罕。

黃老爹和他的兩個兒子也蹲在泥爐子旁悄悄地說話。

黃老爹自言自語地說：什麼民國！還是皇帝爺好！民國十六年了，年年有仗打。今年，更

不用說哪！春頭是吳大帥的兵，後來是奉軍，現在……他有一句話想罵出來。但到底縮住了，光着眼向四下裏瞧。拿來的兩張花紙已經貼在土牆上。黃老爹瞧着花紙上的字。四十年前他趕過小考，後來又「訓蒙」；花紙上的字都識得，可是意義不明白。老三摹仿父親，也看那花紙「農」字是認識的，「合」字也認識。早上被燒的雜貨鋪正叫做「合盛。」老七從小就幹的放牛割草的生活，却只愛看花紙中間那個細細的腰肢，短短的衣袖，揚起一雙白臂膊的姑娘。

「他媽的！準是共妻啦！」黃老爹忘其所以地罵了。他也發見那個白臂膊的姑娘笑嘻嘻地夾在四五個男子漢中間，左右手還各挽着一個。老三也變了臉色，心裏却慶幸自己的老婆幸而在春間死了。

「爹！說得輕些！防他們聽得！」

「哼，共也是好；反正咱家沒有女的！」

黃老爹狠狠地瞪了老七一眼，想起孔夫子的話來。爺兒三個譚不下去了。三個都在

苦苦地思索。砰，砰！三個立卽慌張起來。往地坑裏躲罷？黃老爹正在這麼想，外邊門上又有人打着了。老七過去張望，就拔開了門。進來一個灰衣人和本村的李麻子。灰衣人的白面孔上有笑影。

「這位黃老爹，只他會寫會念。」

「好了。就一同去罷。」

黃老爹抖着嘴脣說不出話來。李麻子加以說明了：是這位老總要村裏人立個會，辦村裏的事，要一個會看會寫的。他拍着自己腋下的一大包紙，說是也要把這些紙上的「告示」講給村裏人聽。

「我老了老了，眼花，幹不下啦！」

黃老爹惶恐地推辭；心裏感得不妙，這回落了圈套了。但是無效。終於被挾着走了。老三蹲在門邊發獃。老七想看熱鬧，却跟了去。

農民協會成立了。黃老爹終天提心吊膽地害怕。他的事情是寫「花名册。」同辦事的是十七八歲的一位少年，也穿灰衣服。黃老爹當他是上司。新花樣都是「上司」想出來的。村裏的小夥子趕來趕去尋土豪。找出躲在家裏的人要他們入會。老七覺得很有趣，但微感不足的是竟不曾「共妻。」——原來共妻是騙人的，他媽的！他想。

機關槍聲和大炮聲離他們更遠了；守村裏路口的一小隊兵也早已向前去了；只有土地廟門口還有四個兵。廟裏還有十來個？也許。沒有槍的灰衣人也似乎少些。一切是更見平靜了。村裏鬧烘烘地嚷着「入會。」婆子們和姑娘們也敢在路上露臉了。

忽然一天又到了些沒有槍的灰衣人。五個或六個。那一定是「孩子兵」了。嗓音還沒有變成大人樣呢！可是「孩子兵」一到後就闖進那些茅屋拉着婆子們和姑娘們攀譚了。呼喊，恐怖，震動着全村。後來方知道「孩子兵」原來是「女兵。」村裏的婆子和姑娘兒也得立會。「女兵」是專辦這個來的。

黃老爹回到家裏便埋怨老三和老七。

「都是李麻子那亡八多事，你們兩個也攛慫着要你老子去！這就好哪！娘兒們也要立會，不是共妻是什麼！早晚是要共的啦！壞了良心天雷打的！好好地咱也掛了一腿泥！老天爺肯饒我，村裏人肯？」

老三張着嘴說不出半個字。老七却歪着頭，瞅着牆上的白臂膊姑娘。他心裏盤算的是：他們怎樣共？那一夜，他做了許多夢。

村裏的空氣緊張了。單身的小夥子又趕來趕去私下裏忙着一些新的事。老七整天價跟在那些「女兵」後面，貪婪地等待新花樣的發展。

李麻子家裏擠着七八個粗男子，咬緊牙齒罵：亡八的！好哪！你說不共！巴結出好處來哪！你沒有媳婦兒？咱先來共你的！李麻子確有一個不麻的老婆，抖索索地躲在猪棚裏。

到下午，黃老爹的「上司」知道了，立刻召集村民開一個會。他直頸子嚷了半點鐘，要大家不要多疑。有一個「女兵」也出來演說。村民們不作聲，心裏不相信。他們回去把門關得緊緊地。婆子和姑娘們又躲起來。

十幾個粗漢聚在村前的樹林裏。太陽把地面晒得火熱，風捲來的黃泥堆像癩狗似的到處蹲着。粗漢中間的一個，有一張狹長臉，著名叫做「活無常」的，坐在一棵大樹根上，翻起了眼睛，憤憤地咕嚕着：

「說得好聽，都是哄人的！咱連一片泥也沒見面，說什麼田！狗養的亡八！來來去去的還不是一樣的貨？多了些新把戲——開會！他媽的！大熱天叫咱老子獃在火日頭下邊出汗！哼！這就算咱們的好處啦！」

「狗養的小亡八纔不是人！他們在土地廟裏倒樂哪！老七親眼看見來，可不是？現哄着咱們說不！誰信哪！」

年青些的一個說，眯着眼。

「也得讓咱們樂一下，咱們也要樂一下！」

又一個說。

「說是不共妻。嘿！新來的五六個幹什麼的？只准他們自己共？咱們先去共他們的！不

去的不是人！他媽的！」

「還用你說！那個長條兒的，走起路來屁股扭扭兒的，眞叫人嘴饞！」

大家哄然笑了。忍不住都嚥一口唾沫。

「幹罷！一輩子熬油鍋，受得夠啦！好容易守到這一遭。不幹，纔是狗養的亡八！」

活無常跳起來。一陣狂風將活無常的後半截話吹斷。黃泥着地捲起來，旋成了塵障，一衆人都給裹在裏面。

大概從老七嘴裏走了消息，村路上從此不見那幾個「女兵」的踪跡。黃老爹也有好幾天不看見他的「上司。」空氣是鬆懈下來了。活無常那班人却陡然活動起來。先是李麻子挨打了。這也有好幾種猜測：有的說是他說話「不小心，」有的說是他的不麻的老婆招的禍殃。張家藏在地坑的幾石麥子也被搶散了。誰幹的？張家的老頭子不敢說。黃老爹出去，人們都遠遠地避開，拿半邊臉對他笑。

忽然一天人們發見土地廟門前的四個兵也沒有了。這是一件重要的事。許多風聲跟着起來。許多行動又跟着風聲起來。一天內發生了幾次的凶鬬。也弄不明白誰同誰打，爲什麼打。活無常負傷了，不見了。另一邊也傷了幾個。夜間，火起來了。有人跑到門外張望着火起的地方，滿意地微笑着，便縮進屋裏。火燒的就是那土地廟。

第二天早上，一枝兵隊開到了村的北口。派人到村裏，說是要找鄉董去說話。沒有鄉董。上次那些分傳單的灰衣人到時，鄉董和保正都逃走了。仍舊去找黃老爹。但是他躺在破榻上生病。最後只好是張老頭子去了。村裏人懷着不安的心情等着。

兵隊隨後也進來了。在露天支了篷帳。同樣是灰色軍隊，只是身材高大，而且是北方音；同樣也帶着些傳單和花紙，只是並沒分發。

躺在破榻上說是生病的黃老爹被拉起來。又找到了老三，一齊押到篷帳裏問話。黃老爹全身抖索着，感到情景不好。但到了篷帳前，他看見插在泥土裏的一桿大旗，心裏倒反輕鬆些。他認識那旗幟，他也看明旗邊的一行字，都和他的「上司」的兵隊一樣，不過

號數不同罷了。

「你幹過一些什麼事？」

有兩撇八字鬚的兵官模樣的人問。

黃老爹據實都告訴了。

「這是你的兒子？還有一個小兒子呢？」

「老七從昨晚起就沒回家。」

兵官微笑點頭，向旁邊的匣子砲手看了一眼，就有兩個兵把黃老爹和老三帶出去，在篷帳外邊鎗斃了。下午，帳篷裏的人出來向村民徵發了。李麻子家還有一頭猪，張老頭子還有藏在地坑裏的穀，某某家還有什麼什麼，都徵發去了。村裏人覺得這才是慣常的老樣子，並沒不可懂的新的恐怖，都鬆一口氣。一切復歸原狀。

老七蹲在村外的樹林裏。他的衣服上有幾處血汚。他的頭發重，他的身體往上浮，他的嘴裏乾苦。時時有一個幻象在他眼前晃，那就是張開了兩條白臂膊的花紙上的標緻姑娘。昏迷中他的嘴脣翕動，似乎在說：

「原來是哄人！他媽的！」

一九二九，四，三。

陀

螺

CENTRAL LIBRARY

一

「假的！什麼都是假的！」

這樣鄭重地作了結論，五小姐轉過臉去向坐在窗前的女友瞥了一眼——不，應該說是瞪了一眼，爲的是五小姐特別的眼球的筋肉運動卽使在最溫柔地瞅着時也等於狠狠的一瞪。

女友還是那樣寂寞地微笑。

鄰家的頑皮孩子正在天井裏大嚷「不要月餅，要紅柿子。」兩個什麼人，大概是誰

家的女僕罷，打起了怪刺耳的揚州腔，在窗外抱怨各人的東家太吝嗇，那有過中秋節不送禮，親戚朋友都沒來往，而且節賞也太少。

五小姐側着頭，輕輕地在鼻子裏哼一聲，彷彿哼出了那一切虛僞無理由的中秋節，月餅，送禮，節賞——一切從今天早晨起就煩擾着她心緒的塵緣俗態，翻身跳起來，在桌子上抓起一塊蘇達餅乾，蘸滿了奶油，就往嘴裏送。

奶油是多天的陳貨了，軟融在玻璃缸內，很像是淺黃色的濃鼻涕，蘸在蘇達餅乾上老是卽刻就要掉落的神氣，所以五小姐不得不用舌頭急忙地先去舐，因而那喫相就很費力，當第三塊餅乾這樣地被喫着的時候，那位女友說出冷冷的一句來了：

「到底也還有什麼的，不一定是完全假的罷！」

「嚇，你——老徐，始終勘不破戀愛，所以我說你是癡！」

五小姐將咬剩的半塊餅乾丟在奶油缸裏，緊接口駁過去，跟着又是一聲宛曼的嘆息，然後再拿起餅乾來放進嘴裏。

微笑再浮上徐女士的口輔。五小姐的房東家的女僕在門口露出半個臉來了，手裏一個小盤，放着月餅蘋果之類。因爲是罕見的文雅俊俏的女僕，徐女士竟縮住了已到嘴邊的回話，貪婪地看着。朋友中誰的臉龐兒也是這麼一個胚？這浮雲似的驀地飛來的感念，隨即又絆住了徐女士的思索。哦！如果在路上瞥見，準定會認是馨罷！不過這裏這一位有其文靜，卻不如馨那樣鋒芒逸岩。這是燙在馨身上的不可磨滅的革命的烙印。在那沸湯似的革命旋風中滾過來的人，誰也免不了燙上一個痕。

五小姐已經回過頭去，見是房東老太太給自己送的中秋禮，便說了謝謝，隨手接過盤子裏的東西來放在書架子的最下層。再回到原來斜坐着的姿勢，她跟隨了徐女士的眼波又怪樣地瞪一眼，伸直頸頸子，又發議論：

「莫看輕她呢！長的好看，又聰明。你中意了她嗎？老徐，要是你變成男人，便沒福消受她剛纔溫柔的笑容。是不通文墨的粗人嗎？心裏比你還明白些兒。她勘得破戀愛。總算承她的情，和我是什麼都肯譚譚的。『喂，小妹，前回你的東家還不好麼？他的太太有癆病，將

來你還不是正夫人！幹嗎你不肯？』她只是微笑，不作聲。『我有個朋友，是讀書人，現在教書，一年有千把塊錢的進賬，沒有娶過親，給你做個媒罷？』老徐，她知道我不是玩話，你猜她怎麼回答呢？她板起了臉搖頭。哈，什麼戀愛，她是勘破了的。她說，將來進尼姑庵修行。嚇，你要說是迷信！可是你的戀愛何嘗不是一座偶像，不是迷信？什麼都是假的，什麼都是空！」

徐女士靜靜兒聽着，心裏還在比較這裏的女僕和舊友；成串的塵封的往事也拉出來了，一些愁眉，一些笑靨，熱情的眼波，慷慨的陳辭，幽鬱的詛咒，——啊，這一切！這癡歡苦恨，瘋怒，只使得人生醇化，聖潔，不是空，也不是假！徐女士沉靜的眼睛斗然耀着興奮的光彩，堅定地說：

「五姊，不能不反對你這意見，只有表面地生活了的人們纔覺得人生是假是空！人生不是荒唐的噩夢，也不是不可得知的神祕。人生是努力加理知在人生的深處打過滾來的人是既不空想，亦不幻滅。」

回答先是鼻子裏的一聲哼。五小姐把手裏的半塊餅乾丟在痰盂裏，隨即又燃起了一枝香煙。用力地吸進一口以後，她慢慢地斜過眼去瞪着徐女士，咬準了字音冷冷地說：

「等你到了我的年紀，我的境地，你自己再回頭看看今天的議論罷。只有走過了大半段人生旅程的人們方纔懂得人生究竟是什麼。你玩過萬花筩麼？——一種小孩子的什麼『教育玩具』哪！你從那小孔裏左看右看，你多麼驚異讚美呀！你想來這小小的紙筩裏的世界多麼豐富美麗複雜呀！可是折破那紙筩來看哪，你只得了幾片碎玻璃，歸根，什麼都是假，都是空幻！」

「然而這寥寥的幾片碎玻璃就是我所謂理智和努力。這是智和力創造出我們萬變的感覺的世界。」

這回徐女士是緊接口駁覆了。看見五小姐瞪着眼睛不作聲，她又接下去：

「你在小孔裏所見的現象是變幻不可究詰，可是這一切的變幻到底本源於碎玻璃片敲側的形態和三稜鏡折光的角度，這兩者的必然的關係呀。這可以用數目字來求

得的。這裏只有必然的眞實，沒有神祕，也無所謂空與假！」

話轉到抽象的理論方面了。五小姐平時雖然喜歡析理，但今天的心緒委實太紛亂了，不耐煩這個。她將吸剩大半枝的香煙橫架在煙灰盤沿，向桌子上的小時鐘望了一眼，站起身來說：

「四點鐘了。老徐，出去到公園裏走走罷。這一家子的中秋節的喜氣悶得人頭昏。」

於是來了洗粉；白玉霜，檀香粉，口紅，染髮水，司丹康，這一長列的化粧品的隊仗。五小姐很敏捷熟練地搽着撲着，嘴裏哼着一些什麼歌曲。最後是一雙嫩黃色的很容易被誤會是七八歲孩子穿的「跑鞋」那樣的短小而圓頭的皮鞋。五小姐扣好了鞋帶，挺直腰來正想說「走罷」的時候，驀地看見兩道淡淡的然而很有內容的笑暈停在徐女士的眉梢。

「喂，老徐，笑什麼？」

「我笑我是勝利了。」

五小姐猛轉過身去跨上一張椅子，從書架的最高層取下一瓶香水來在自己頸項子間亂灑。

「我又笑，因爲我得意，我又解決了一個問題。」

徐女士加着說，湊到五小姐肩下嗅那芳烈的白玫瑰香。

「勝利？問題！老徐！你肚子裏藏着那樣的大禍根，還有心情笑！」

「要笑。因爲你剛纔說過，原來什麼都是空，什麼都是假！」

五小姐轉過身來讚許地挺着眉毛。

「但卽使今天你這位宣揚空和假的說教大師，也還有若干到底不能空，更不能假；你執着你血肉的自己；你講究美麗，所以搽粉灑香水，你講究補養，所以奶油蘸餅乾，稀飯沖牛奶！」

二

從螺旋形的樓梯下去的時候，兩位都沒有話。五小姐在用心提防着樓梯板從她脚下滑走，徐女士又讓迷霧樣的雜念包圍住了。

看着偏了頭，弩出了眼珠，萬分費力似地用皮鞋頭去探索樓梯板的五小姐的側形，徐女士的鼻孔裏忍不住有些酸辣，這樣的感慨也突然浮上了意識：啊！衰老了！只一年不見，這位生氣虎虎的「哭時要哭個痛快，笑時也笑個痛快」的老姊姊，怎麼便意外地衰老了啊？這是因爲那鮮紅的活潑的心已在被頹喪的黑齒所嗜嚙，所以再沒有亢昂的叛逆的絕叫，卻只有虛無主義的低呻；這是因爲中年的暮氣已經鑽進了她的血液，所以皇皇然追求着補藥，終天不釋手地咬着奶油蘸餅乾了。病態！是這一切的病態總得有個中心軸。什麼是那個中心軸？

「五姊，想起去年的今晚上麼？觀月橋上的月色，不忍池中的荷香葉，而又是煙火耀彩，萬人空巷；佳節勝事，多麼熱鬧！」

淡然看了徐女士一眼，似乎又是一句「所以我說你是癡，」五小姐嘴裏哼着什麼

詩句，繼續地努力下樓梯。

兩位悶着嘴，走過了女僕們的臥場——因爲是在正房後面的走道，實在不成其爲房。徐女士瞥見那位俊俏的小妹在翻看一本書。

「喂，她還看書呢！大概是準備着將來進了尼姑庵時念經罷？」

徐女士低聲說，拉着五小姐的衣角。

五小姐煞住了脚步，出驚似的回過臉來。

「誰啊？」

「就是你所謂總算承她情的那位漂亮的娘姨呀！」

五小姐的嘴唇披了一下，表示極不以爲然。約摸經過半分鐘，總算又踏到平平的地板上了，五小姐這纔鬆一口氣說：

「什麼佛經！進尼姑庵是打算修修來世，只要能念阿彌陀佛就什麼都成；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左右不過是那些蠢心腸。看書嗎？少奶奶教着她。」認得幾個字到底方便些。」

嚇，爲的方便，也和念阿彌陀佛一樣。」

徐女士背過臉去伸舌頭，又抿着嘴笑。她分明地看見這位老姊姊的前後矛盾的話語內有一顆疲倦了然而又憤懣的心在跳躍。五小姐向來就有這麼一點脾氣：要爲自己的牢騷助勢或是折服對面的意見，她往往會故意地褒揚某一人，給創造出一段「神話」；可是後來看到自己所創造的「神話」又產生了「副作用」竟會當眞增高某一人的身分，她就不惜略略矛盾一下，再把她的「神話人物」親身燬滅。徐女士是見慣了這套把戲的，但像此時對於小妹的褒貶的輪轉竟來得這麼快，卻還是第一遭。如果不是心緒實在煩擾，精細的五小姐會這樣「失態」麼？

笑容從徐女士臉上逃走，換成同情的憂慮了。

客堂中有的是佳節的熱氣。奶媽正在揩拭一些大號的「水晶」盤子，幫着少奶奶裝出滿滿兒一盤一盤的嫩黃色的天津梨子，綠的紫的葡萄，嬌紅的蘋果，和更紅的大柿子。月餅是高堆在兩個朱漆的圓盤裏，廣式的和蘇式的「平分了秋色」。天井裏站着白

銅的紙馬灰盆，巍巍然高戴了一座「斗香，」五彩的小小的尖角紙旗在微風中顫抖。孩子們圍在這「斗香」的旁邊，嘈嘈雜雜地搶說着一些聽不清楚的話語。

從後面廚房中又送來那誘人饞涎的燒爛了的鷄鴨的香味。

五小姐立定在「斗香」前呆了半晌，然後懶懶地拖着腿踅出大門，彷彿已經忘記本來還帶着一位同伴。

「到那裏去好呢？」

像是物體逐漸消失了動力而終於靜止似的站在弄堂中，五小姐惘然說，眼眶中似乎飽孕了淚水，亮晶晶地望着徐女士。

弄堂口跑進來兩個人，掠過五小姐的身旁時，從他們的熱鬧的談話中掉落了這麼兩句：

「我不明白禁止燒『斗香』和『革命』有什麼關係！」

「爲表示新氣象，正也不得不爾。」

五小姐驚覺似地急走了兩步，然後又立定了，氣咻咻地冲着徐女士的臉說：

「就是這麼一點，就是這麼一點呢！表面的，粉飾的，欺騙的；新招牌的鋪子裏賣的盡是破爛舊貨。烏黑黑的兩扇大門背後，年年照例的『斗香』還是要燒的。你倒還說不是什麼都假，什麼都空呢！」

對於這一段沒頭沒腦的議論，徐女士簡直想不出適當的應答。弄堂裏——雖然不是十字街頭，總不見得像是發表意見的場合。嗚，嗚！一輛汽車又在弄堂口駛過。聯想到的是大概有兩桿盒子砲站旁在車的踏脚板上。多麼威風！然而在威風的「蹺蹺板」的另一端又是準有些人太不威風。這當然是五小姐之所以憤懣的一個原因。可是她現在的發洩方式卻又如此和從前不同。徐女士凝睇沉吟着，五小姐的聲音又來了：

「還是到公園去罷。」

「去呀。」

「只要十分鐘就走到的。很大的公園。紅茶，兩角小洋一杯。雖然是『公』園，仍得買

門票。常年票卻還便宜，只化一塊錢通用四個公園呢。」

五小姐懇切地說明着，搖搖擺擺向前走。徐女士低了頭不作聲。她記得這樣的「東道之誼」的指引，於今已是再度；僅在三四天前，徐女士已經依着五小姐的指示到那公園去過，回來後也曾對五小姐譚過園中的風景。

想到五小姐竟成爲這樣地健忘，這樣地心神恍惚，徐女士只好偷偷地苦笑，更說不出半句話。

三

走不到十多步路，譚話又在兩位中間抽出頭來。漸漸地轉爲熱烈了。

「莫生氣，聽我說喲！五姊，你確是變了。一個人的變，會有好些個方式，你的是屬於對自己不利的一種。不忙，聽我慢慢地說來呀。從前你要笑時就笑個痛快，要哭時也哭個痛

快，姑不問你那笑或哭是否該當，然而總不失爲健康者的狀態。現在呢，固然不見你大聲哭了，卻也不見你大聲笑。現在只見你用眉毛來哭，在鼻子裏笑！」

「這是我的自由意志，我喜歡這麼辦。」

「然而你這所謂『喜歡，』實在是『不得不！』」

「有人禁止我狂笑麼？有人禁止我痛哭麼？」

「有。可不是一個兩個的誰某，而是你周圍人羣總和的病態心理。前幾天我就嗅到這病態的氣味，現在我是看清了牠的面貌了。這是想到要替自己留退步；要在自己和人們中間留一些給自己轉圜的空隙；發狂地講究粧飾，因爲惟恐被人看出老態；發狂地講究補養，因爲衰老的黑影時時在打擾夢寐；總之，是喪失了自信力，喪失了勇往直前生活下去的氣概，是人生鬬爭中的敗軍心理，是既過了中年覺得仍是一無所有因而專心只圖晚年的一點安逸那樣伧伧小丈夫的沒落的心理。五姊你自然不承認。但事實無可辯解。起心要搶刼的兵是沒有鬬志的。爲什麼？因爲他太早地計算到潰敗後個人的退步。一

個人生氣勃勃地沒頭於生活的鬪爭和理想的追求時，是決不會想到什麼補養的。是鬪倦了的時候，纔有這些念頭。中年婦人比少女更愛粧飾，因爲她已經不能自信。」

徐女士收住了譚鋒，向五小姐臉上細細地瞧，準備着接受一番利害的反駁。

然而例外地沒有。五小姐的兩行淒然的眼光遙射在前面的一雙背影。該是什麼不相干的路人罷，但也說不定有些和五小姐的相識者狀貌彷彿。五小姐是那樣認眞地覷着。行人道旁的一棵樹像跳出來似的攔在兩位女士的面前了。三五個一隊的小姑娘橫穿過馬路去，元氣旺盛地笑着，嘈嘈地互相呼喚，像歸巢的小鳥兒。她們的活潑動亂的影子投射在夕陽的馬路上，猶如蒼闇的背景前突爆出幾點火花。當一切又歸原狀時，前面的雙影也沒有了，只有新秋的清靜的柏油路。

五小姐的突出的眼球還是準對着前方，遊魂似地踱着；忽然她脚下一個踉蹌，戛的站住，慌慌張張地旋過身來蹂着脚說：

「呀，呀，該死，該死！忘記了，忘記了！」

「可是那封信罷？我記得你早就放在口袋裏呢。」

徐女士輕聲提醒着。

「嗯！信麼？混賬信，鬼信！偏是這封信倒帶出來了！我是想起忘記了帶一本書哪！上公園去不帶書，那還成話？」

「那就回去拿書罷。」

徐女士說着，身體已經半面向後轉了；同時，她的腦膜上浮出兩個外國字。兩個外國字，是徐女士幫着五小姐記住的。五小姐每天到公園去「呼吸新鮮空氣」總帶着叫做藝術之什麼的一本書，而在歸來時一定是倦極了似的往牀上躺倒，嘴裏喃喃地念一個外國字，念過了兩三分鐘，就一定要請徐女士幫着記住。可是一星期來，徐女士被囑托「幫忙」的，翻來覆去總是那兩個字，那册天天被五小姐捧進捧出的日本書的美術書籤似乎老是停在原地位，不曾移動半步。

「Gil-ga-me-sh! 還有 Ha-u-sens-te-in! 是麼？」

徐女士把眼光引着五小姐要她向後轉，微笑地用了吟詩的調子。

「對，對，Gilly——啊呀，我又念不上來了。怪事！沒有比這個再拗口，再難記的了。最大的原因無非是，我還沒弄清楚這個字倒底是書名呢，地名呢，還是學術名詞。外來語辭典裏也沒有。你看，他們誰也不喜歡看書，問問他們都搖頭，給你一個不知。哎！都不喜歡看書！」

於是幾分興奮的光彩騰上了五小姐的惘然的眼睛。三天前在詞源上翻得了一個「典故」的時候，這同樣的光彩也曾裝飾過她的悒塞牢愁的面容。是這強烈的求知慾在五小姐心內構成了最後的防線抵擋着虛無幻滅的衝動。

「那麼回去拿書罷？」

徐女士熱心地再提議。西斜的陽光在五小姐的灰色頭髮上塗染了一些黃金。風吹弄她的怪樣的新衣。五小姐沉吟了一會兒，然後醒過來似的擡頭說：

「怎麼站定了不走呀，老徐！想什麼心事？哦，你說過要回去拿書麼？算了罷。今天是中

秋節，我自己放一天假。上公園去！」

四

一前一後趕着牽着似的，兩位女士進了公園了。那邊枕着一泓流水的大柳樹下的綠茵是五小姐天天來讀書的老座位，今天雖然沒帶書，五小姐還是不肯換地方。

「這裏，旁的人是不會來的。他們都喜歡到游泳池，木球場，或是布棚下面喝紅茶咖啡。啊，這些小資產階級，他們就喜歡這一套！」

在草地上坐定了後，五小姐抱住一對膝頭，將背脊靠着樹根，又發議論。似乎公園裏的「新鮮空氣」確有些洗滌心胸的效力，五小姐雖然還是滿肚子牢騷，卻已換了方向了。逢到這一套憤世嫉俗的大議論時，徐女士總是沉默地恭聽，至多回答幾個微笑。她是看得多，聽得多，早以爲坐在大樹下抱膝高譚這一類的舉動雖然可以自讚爲「革命的

智識份子，」但何嘗有補於實際的分毫。而況那些放言高論又只是這麼幾句老調。現在她仰臉看着天空的白雲，用半個耳朵聽五小姐的話語，卻是整個心在追索五小姐的更加喜怒無常的原因。不料五小姐的譚鋒忽轉，幾句話直刺到徐女士的心上來了：

「老徐，你是愈陷愈深哪！我看你明天不得了，可怎麼好？我是顧不到你呀！」

徐女士一怔，轉過眼去看五小姐的面孔。多麼嚴重的表情呀！但亦因爲五小姐的嚴重的表示太過於誇張，徐女士立刻就明白又是五小姐在那裏玩她的老把戲了。這也是五小姐的一種脾氣：看見自己的譚話並沒受到沒口的讚許或傾耳的諦聽時便要危言聳聽地撒個「謊」來突刺對方一下。自然她未必有多大的惡意，可是她亦決不肯考慮到假使對方是個神經質的人，也許會發生意外的不良影響。有時是對方愈恐怖則五小姐的無所爲而威嚇的「謊」亦愈大愈長。

只回答一個坦然的微笑，徐女士的眼光又移開了五小姐的面孔。

前面一對人來了。大概是不料這兒柳樹下竟還有人，喫驚似地將他們的糾扭得很

緊的身體急忙地分開，匆匆地就跑進荷花池旁的假山石洞裏，送來一片曳長的豔笑聲。

「小資產階級！又要戀愛，又要怕人看見，哼！」

五小姐氣忿忿地罵起來了，眼睛裏卻已充滿了凄滄，呆地向空中望着。那一對男女的親熱地偎抱的姿態還浮在五小姐眼前。她苦着臉閉了眼睛正待拿出「什麼都是假，什麼都是空」—這件防身法寶來，立刻又被徐女士一句輕聲的怪話激起全身的戰慄：

「可惜我不是男子。」

「是男子便怎麼？」

「剛纔走過的一對人兒便不至於挨了你的罵！」

「不明白你這句話。」

「很容易明白。因爲小資產階級的怕人看見的戀愛會招起非小資產階級者的無名的一股醋！」

五小姐不願再聽也不願分辯，只歪過頭去看那邊遠遠地有一道矮竹籬圍着的兒

童遊戲場。一個紅衣服的孩子正在盪秋千。他的愉快地努力着的小身體已經高出竹籬，快要和秋千架的頂木相平。充滿了活力的嘈雜的笑聲和掌聲從他下面起來，似乎托住了他的身體。五小姐看了幾秒鐘，忽然把兩手掩在臉上，低垂了頸頸子，蜷曲着，一動也不動。

接着是長時間的靜默。然後五小姐發見了什麼似的擡起頭來說：

「老徐。所以我說你是癡！」

「已經是第二次領教你這判決詞了。還有什麼教訓？」

「沒有了——反正你又不肯聽。」

徐女士抿着嘴笑，打算不理，但一轉念，還是追問：

「不應該專『愛』一個人；每個人都愛一下。這是你的老哲學，也領教過了。」

「哎，話不是這麼說的。我的意思是，既已愛過一個人，到可以放手的時候，還是早點放手罷，犯不着弄到碰牆撞壁，轉不過身。」

「哦，哦，這是你的戀愛哲學的最近訂正版罷。謝謝你贈閱一本。戀愛有什麼哲學，從前我不懂，近來卻觀察到所謂新女子中間有一種傾向正在一天一天的顯明：在位的太太們自己覺得不能再找一個更合用些的丈夫的時候，她是主張戀愛專一主義的；退位的太太們認明了已經再不能引起什麼男子的戀愛的時候，她一定是主張戀愛不專主義。」

「你又在罵人了。」

「確不是罵人。老姊姊，你是一天裏總得罵上十幾聲小資產階級的，該不會還再沾惹一星星兒小資產階級的唯心論。但如果據你所謂唯物的觀點來說，我剛纔的議論便成了不可諱的眞實。現在中國一般自號爲最革命最新的女子所謂『戀愛』實際上還不是『獵取丈夫？』已經有了合用的丈夫的太太們惟恐失之，已得而復失者便打算贏進一個，連再贏進的希望都很少的新新的女士們當然要自解嘲地揚言是自家『不肯』專於一人，而且接着又要太息痛恨於普天下男子之太多了小資產階級的習性！」

「算了，算了，再譚下去，連我也要挨到罵了。」

「如果你覺得我的話語就是罵人，那麼對不起，我實在已經連你都罵在裏頭；不折不扣，是『罵』在裏頭！」

徐女士微笑着擡起頭來再看天空的白雲。

兒童遊戲場裏現在是悄悄地似乎沒有人了。一片紫霧停掛在遠遠的公園外叢樹的圓頂。猛然傳來了打靶的鎗聲，砰，砰！徐女士的望空的眼前煙霧似的舒卷着一些山水思想人物：長安的積雪，渭水的澌冰，八個月的圍城，白骨，飛機，炸彈，餓莩，革命，女兵，華清池的溫泉，病院，傷兵，殺不盡的「反」革命，倉皇渡江，潯陽，秣陵，呵，梅女士，海風，月夜的東照宮，咄，東海線午夜急行車中，「便衣」盤問，又是病，嵐山，高雄，架空電車，琵琶湖，愛，嗔，癡，恨，而現在又是這日落的上海，又是這砰砰的鎗聲。多變幻呀！誰說不呢？然而總不是「假的」，也無所謂「空！」

五小姐這時在低着頭想。剛纔那邊湖山石洞中小資產階級一對兒的冶笑聲不知

爲什麼竟被關進在五小姐的耳朵裏，忒楞楞地只在她耳膜上撞響。這使得她的思索不能集中。惘然再擡起頭來，看見徐女士的沉思的臉上頗有些安祥的微笑，五小姐的心窩突又辣刺刺地像塞進了一塊鹽，她的紛亂的意識中就迸出了興奮的一段話語：

「老徐，儘管你得意微笑，但現在你不是自己的地生活着！我相信最正當的生活是自己本位的生活。拿戀愛來做例罷：阿貓，阿狗，都可以戀愛一下。有空閒的功夫，煩悶的時候，就去戀愛好了。應該一切行動都以自己爲中心，是主動，不是被動！」

「而在終於只證明了你的許多對象竟意外地『不肯』受你的『主動』而依你心願地『被』動着的時候，就大嚷一切都是假都是空罷？」

徐女士緊接上這一句，依然望着天空。

五小姐的臉色變了，似乎當眞有點生氣。她站起來搖搖身體，鼻子裏哼了一聲，看着徐女士的臉說：

「好，好，儘管抓住了我那句空呀假呀來嘲笑罷！老徐，看你工作到疲倦極了的時候，

不發牢騷，這纔是怪！教了一天的書，到晚來躺在牀上，就和剛從站籠裏放出來似的氣都喘不過來，老徐，你要是不喊，我就佩服你了。」

亮晶晶兩點淚珠已經在五小姐眼眶邊窺探，卻又被她努力忍住，轉成了慘然的一笑。這都分明地映在徐女士眼內，又鑽進了她的心。她懊悔着自己剛纔的說話太尖刻了。帶幾分抱歉的意味，她也站了起來，很溫柔地說：

「五姊，生理的疲倦會影響成精神上的煩悶，你是工作過度。何苦這麼拚命幹呀！」

「何苦？現在不拚命幹，到老來活活地餓死麼？積穀防饑——」

五小姐突然咽住了，轉過身去匆匆地走進了那邊的女廁所。

徐女士望着同伴的伶仃的背影，忍不住這樣想：老了，老了；養兒防老，可是她只能積穀防饑，也許這就是她的心理變態的根本原因。

五小姐再回來時，眼眶邊微微有些紅，懶懶地又坐在草上，喟然說：

「我眞羨慕這裏看守女廁所的老婆子。她的那間屋子多麼精緻，事務又簡單。老了

幹不動時，我想謀這份差使。」

似乎在玩味這廁所看守者的生涯，五小姐靜默了一會兒，然後又輕聲地好像對自己商量：

「也還是不行的呢。公園是外國人的，在帝國主義者手裏要飯吃，洋奴，這個惡名聲卻擔受不住。還是進尼姑庵去好些。」

徐女士縐着眉頭，從五小姐的臉上引開眼光，低嘆了一聲。

「當眞的呢！老徐。我有一個先生就是這麼辦的。前月我去拜望她，覺得出家人實在可羨，清閒自在，無牽無累。可是要住尼庵，也得積蓄資本。總之，目前還是要拚命的幹，拚命！」

「拚命！不錯。但如果沒有到老就送了命，那你現在的拚命豈非是一場空？」

「所以我又講究補養。」

萬料不到有這樣一句答語，徐女士驚異地睜大了眼睛。但是五小姐並沒注意到，思

盧很深的樣子，側着頭。

「哦，哦；這就是你先前所說的自己本位的生活之一端麼？我不贊成，也不反對。但是，五姊，四十歲的人怎麼就總是想到死呢？並且現在拚命做事又是只爲了準備老的來臨！不要再想到老罷！拚命，努力，因爲生命力尙在我們血管裏奔流，因爲我們的生命力要求向外表現，因爲要把我們的生命力在灰色的人生上劃一條痕，深深的痕，因爲要把我們的生命力擴展到全社會，延續到未來的世紀！五姊，我們可以有死，卻不能老；永遠忘記了老罷，打倒這老的黑影！」

沒有回答。斜眼望那邊湖山石畔小路上一對一對地走過的人兒，五小姐苦着臉，輕輕搖動左手的指頭。半晌，她方纔回過頭來淒然說：

「快要黑下來了，大家都回去過中秋，賞月，團圓；——咳，這該死的中秋，中秋，叫人怎麼能夠忘記老呀！」

五

於是詛咒着中秋，詛咒着那些歡天喜地過中秋的小資產階級，詛咒着一切心滿意得的人，詛咒着老，詛咒着疲倦，五小姐斜簽着肩膀，一拐一拐地走回「家」去了。徐女士放慢了脚步，對五小姐保持着兩尺多的間離，靜穆地微笑着。

從早晨就供在客堂內長桌上的一對紅而且粗的蠟燭已經明晃晃地點着了。二房東家的老太太正把剝好的生栗子分給孫兒女們。每天剝風乾栗子是這家老太太的「日課。」一坐在她安靜的一角裏，這位老人家很像藝術家研修傑作似地成天價剝，剝；到晚飯前就把一天工作的結果分配給屋子裏的上下大小人們。在這「總分配以前，老人家是不許任何人先吃一顆她所剝白的生栗的。並不盼望什麼人來幫忙；但如果有人坐下來幫助剝這麼五個八個，只要那位幫忙者並不隨手塞進嘴裏去，她也不拒絕，而且在

她的慈祥的微笑中便閃耀着得了同志的革命黨式的喜悅。這在「總分配」時，老人家總不會忘記用一兩句話來替那位義務效勞者表揚，可是照例並不多分給那位效勞者一兩個栗子。

現在她老人家已經把一天工作的結果分成了六七小堆，等待照例的同時分配，因爲孩子們嚷得太利害，就先給了。少奶奶是活潑潑地常帶着笑容的，看見徐女士與五小姐一先一後地進來，便用她的充滿了生命力的聲浪說：

「徐小姐！老太太給你栗子了。她老人家剛纔說過，你今天幫她剝了二十多個。呀，五小姐，你該得的一份大概要賞小妹罷？人家給你送了好東西來了！」

因爲這「人家」二字是說的特別響亮而搖曳，五小姐立刻理會得是什麼人，她的淒淒然的眼睛立刻放出興奮的光彩來。更沒半句的周旋，只在喉間發出一聲「唔，」五小姐斜着肩膀就往樓上跑，那種輕捷喉急的神氣，怕只有十八九的女郎纔會有的。

徐女士也很了解似的微微一笑，領受了老太太給的栗子，坐下來便和少奶奶閒譚。

孩子們圍住了祖母，指手劃脚地放直了喉嚨。靠牆角擺着的 loud speaker 忽地嗚嗚然響了；先是公債市况，隨後是棉花，麵粉，橡皮；最後是沙沙地像有誰在演說。一片清涼的月色從漸濃的暮靄中透出來。俊俏的女僕小妹走來開了電燈，便拖開方桌子擺杯箸。孩子們是更嚷得利害。

覷這空兒，徐女士跑上樓去換衣服。

五小姐坐在牀上，嚼着一些什麼。清冷的月光照見桌子上是月餅和蘋果，裝來的紙盒和篾筐都已經拆得粉碎。

徐女士將電燈捻亮。

似乎猛喫了一驚，五小姐急忙嚥下嘴裏的東西，弩着嘴說：

「莫開燈呀！你看月光多麼好。今晚上賞月！」

沒有回答。徐女士東張西望地，撅起了嘴唇，很誇張地用鼻子在嗅。房裏除了她的咻咻的嗅聲，就是五小姐嘴裏咕咕的咬嚼。

「你嗅什麼？」

五小姐又取過一只蘋果來剖爲四塊的時候高聲問。

「嗅麼？因爲這裏忽然也有了小資產階級氣味的什麼『賞月』了，我打算找尋她的來源。」

五小姐佯怒地瞪了徐女士一眼，又努力嚼蘋果。

「哦，找得了！原來是蘋果裏的來源。可是，老姊姊，下面就要開飯了，你這些蘋果還是留到半夜躺在被窩裏喫罷。」

「不——喲，誰還喫飯，在他們的快活團圓的桌子上。」

雖然調子還是挺硬，可是斜瞪的眼光中卻又充滿了淒惶。

「也許還趕得及到『人家』那裏去吃夜飯？」

徐女士很認眞地輕聲說。

又是沒有回答。五小姐側着頭像在追想什麼遼遠的和愉快的，慢慢地將剖碎的蘋

果放進嘴裏，十分玩味似的嚼着，然後自言自語地說：

「他，他知道我喜歡喫這個，這個！」

清冷的月光落在五小姐身上。徐女士看見此時的五小姐的臉色是異常地安靜，恬適，而且瀰漫了活力。徐女士鬆一口氣，胸間的疑問得了答案：雖然是顯得困頓，頹喪，搖惑，衰暮，可是元氣還在。

樓下孩子們的嚷聲中這時新夾進了杯箸的敲聲。小妹的俏媚的臉兒也又在房門口出現。

「還是下去喫飯罷！」

五小姐挺直了腰說。站在椅子上，她恭恭敬敬地將喫剩的蘋果搬到書架頂，疊成三角塔的形式。月餅還沒喫過，則又重新裝進紙盒裏也高高地供上書架頂，在蘋果的兩旁，左右各一盒。

一九二九，十一，五，日作畢。

隨筆七篇

叩門

答，答，！

我從夢中跳醒來。

——有誰在叩我的門？我迷惘地這麼想。我側耳靜聽。聲音是沒有了。頭上的電燈洒一些淡黃的光在我的惺忪的臉上。紙窗和幃子依然是那麼沉靜。

我翻了個身，朦朧地又將入夢，突然那聲音又將我喚醒。在答，答的小響外。這次我又聽得了呼——呼——的巨聲。是北風的怒吼罷？抑是「人」的覺醒？我不能決定。但是我的血沸騰。我似乎已經飛出了房間，跨在北風的頸上，砉然驅馳於長空！

然而巨聲卻又模糊了，低微了，消失了；蛻化下來的只是一段寂寞的虛空。

——只因爲是虛空，所以纔有那樣的巨聲呢！我啞然失笑，明白我是受了哄。

我睜大了眼，緊裹在沉思中。許多面孔，錯落地在我眼前跳舞；許多人聲，嘈雜地在我耳邊爭訟。驀地一切都寂滅了，依然是那答，答，答的小聲從窗邊傳來，像有人在叩門。

「是誰呢？有什麼事？」

我不耐煩地呼喊了。但是沒有回音。

我捻滅了電燈。窗外是青色的天空閃耀着幾點寒星。這樣的夜半，該不會有什麼人來叩門，我想；而且果眞是有什麼人呀，那也一定是妄人：這樣的喚醒了人，却沒有回音。

但是打斷了我的感想，現在門外是殷殷然有些像雷鳴。自然不是蚊雷。蚊子的確還有，可是都躲在暗角裏，早失卻了成雷的氣勢。我也明知道不是眞雷，那在目前也還是太早。我在被窩內翻了個身，把左耳朵貼在枕頭上，心裏疑惑這殷殷然的聲音只是我的耳朵的自鳴。然而忽地，又是——

答，答，答！

這第三次的叩聲，在冷空氣中擴散開來，格外的響，頗帶些淒厲的氣分。我無論如何

再耐不住了，我跳起身來，拉開了門往外望。

什麼也沒有。鎌刀形的月亮在門前池中送出冷冷的微光，池畔的一排櫻樹，裸露在凝凍了的空氣中，輕輕地顫着。

什麼也沒有，只一條黑狗爬在門口，側着頭，像是在那里偷聽什麼，現在是很害羞似的垂了頭，慢慢地挨到簷前的地板下，把嘴巴藏在毛葺葺的頸間，縮做了一堆。

我暫時可憐這灰色的畜生，雖然一個忿忿的怒斥掠過我的腦膜：

是你這工於吠聲吠影的東西，醜人作怪似的驚醒了人，卻只給人們一個空虛！

賣豆腐的哨子

早上醒來的時候，聽得賣豆腐的哨子在窗外嗚嗚地吹。

每次這哨子聲引起了我不少的悵惘。

並不是牠那低歎暗泣似的聲調在誘發我的漂泊者的鄉愁；不是呢，像我這樣的outcast沒有了故鄉，也沒有了祖國，所謂「鄉愁」之類的優雅的情緒，是輕易不會兜上我的心頭。

也不是牠那類乎軍笳然而已頗小規模的悲壯的顫音，使我聯想到別一方面的煙雲似的過去；也不是呢，過去的，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早已爲現實的嚴肅和未來的閃光所掩煞所銷燬。

所以我這悵惘是難言的。然而每次我聽到這嗚嗚的聲音，我總抑不住胸間那股迴蕩起伏的悵惘的滋味。

昨夜我在夜市上，也感到了同樣酸辣的滋味。

每次我到夜市，看見那些用一張蓆片擋住了潮濕的泥土，就這麼着貨物和人一同擠在上面，冒着寒風在嚷嚷然叫賣的衣衫襤褸的小販子，我總是感得了說不出的悵惘的心情。說是在憐憫他們麼？我知道憐憫是褻瀆的。那末，說是在同情於他們罷？我又覺得

太輕。我心底裏欽佩他們那種求生存的忠實的手段和態度，然而，亦未始不以爲那是太拙笨。我從他們那雄辯似的「誇賣」聲中感得了他們的心的哀訴。我彷彿看見他們吁出的熱氣在天空中凝集爲一片灰色的雲。

可是他們沒有嗚嗚的哨子。沒有這像是悶在甕中，像是透過了重壓而掙扎出來的地下的聲音，作爲他們的生活的象徵。

嗚嗚的聲音震破了凍凝的空氣在我窗前過去了。我傾耳靜聽，我似乎已經從這單調的嗚嗚中讀出了無數文字。

我猛然推開幃子，遙望屋後的天空。我看見了些什麼呢？我只看見滿天白茫茫的愁霧。

霧

霧遮沒了正對着後窗的一帶山峯。

我還不知道這些山峯叫什麼名兒。我來此的第一夜就看見那最高的一座山的頂巔像讚石裝成的寶冕似的燈火。那時我的房裏還沒有電燈，每晚上在暗中默坐，凝望這半空的一片光明，使我記起了兒時所讀的童話。實在的呢。這三層的火球，襯着黑魆魆的山峯的背景，無論如何，是會引起非人間的縹緲的思想的。

但在白天看來，卻就平凡得很。並排的五六個山峯，差不多高低，就只最西的一峯戴着一簇房子，其餘的僅只有樹；中間最大的一峯竟還有濯濯地一大塊，像是癩子頭上的瘡疤。

現在那照例的晨霧把什麼都遮沒了；就是稍遠的電線桿也躲得毫無影踪。

漸漸地太陽光從濃霧中鑽出來了。那也是可憐的太陽呢！光是那樣的淡弱。隨後牠也躲開，讓白茫茫的濃霧吞噬了一切，包圍了大地。

我詛咒這抹煞一切的霧！

我自然也討厭寒風和冰雪。但和霧比較起來，我是寧願後者呵！寒風和冰雪的天氣能夠殺人，但也刺激人們活動起來奮鬪。霧，霧呀，只使你苦悶，使你頹唐闌珊，像陷在爛泥淖中，滿心想掙扎，可是無從着力呢！

旁午的時候，霧變成了牛毛雨，像簾子似的老是掛在窗前。兩三丈以外，便只見一片煙雲——依然遮抹一切，只不是霧樣的罷了。沒有風。門前池中的殘荷梗時時忽然急劇地動搖起來，接着便有紅鯉魚的活潑潑地跳躍劃破了死一樣平靜的水面。

我不知道紅鯉魚的軌外行動是不是爲了不堪沉悶的壓迫？在我呢，既然沒有杲杲的太陽，便寧願有疾風大雨，很不耐這愁霧的後身的牛毛雨老是像簾子一樣掛在窗前。

十二，十四，二八。

不知在什麼時候，金紅色的太陽光已經鋪滿了北面的一帶山峯。但我的窗前依然灑着綿綿的細雨。

早先已經聽人說過這裏的天氣不很好。敢就是指這樣的一邊耀着陽光，一邊卻落着泥人的細雨？光景是多少像故鄉的黃梅時節呀！出太陽，又下雨。

但前晚是有過濃霜的了。氣溫是華氏表四十度。

無論如何，太陽光是歡迎的。我坐在南窗下看 N. Evréinoff 的劇本。看這本書，已經是第三次了。可是對於那個象徵了顧問和援助者，並且另有五個人物代表他的多方面的人格的劇中主人公 Paraclete，我還是不知道應該憎呢或是愛？

這不是也很像今天這出太陽又下雨的天氣麼？

我放下書，凝眸遙矚東面的披着斜陽的金衣的山峯，我的思想跑得遠遠的。我覺得這山頂的幾簇白房屋就彷彿是中古時代的堡壘；那裏面的主人應該是全身裹着鐵片的騎士和輕盈婀娜的美人。

歐洲的騎士樣的武士，豈不是曾在這裏橫行過一世？百餘年前，這羣山環抱的故都，豈不是一定曾有些揮着十八貫的鐵棒的壯士？豈不是餘風流沫尚像地下泉似的激盪着這個近代化的散文的都市？

低下頭去，我浸入於縹緲的沉思中了。

當我再擡頭時，咄！分明的一道彩虹劃破了蔚藍的晚空。什麼時候牠出來，我不知道：但現在牠像一座長橋，宛宛地從東面山頂的白房屋後面，跨到北面的一個較高的青翠的山峯。呵，你虹！古代希臘人說你是渡了麥丘立到冥國內索回春之女神，你是美麗的希望的象徵！

但虹一樣的希望也太使人傷心。

於是我又恍惚看見穿了鎖子鎧，戴着鐵面具的騎士湧現在這半空的彩橋上；他是要找他曾經發過誓矢忠不二的「貴夫人」呢？還是要掃除人間的不平抑或他就是狐假虎威的「鷹騎士」？

天色漸漸黑下來了，書桌上的電燈突然放光，我從幻想中抽身。

像中世紀騎士那樣站在虹的橋上，高揭着什麼怪好聽的旂號，而實在只是出風頭，或竟是待價而沽，這樣的新式的騎士，在「新黑暗時代」的今日，大概是不會少有的吧？

紅葉

朋友們說起看紅葉，都很高興。

紅葉只是紅了的楓葉，原來極平凡，但此間人當作珍奇，所以秋天看紅葉竟成爲時髦的勝事。如果說春季是櫻花的，那麼，秋季便該是紅葉的了。你不到郊外，只在熱鬧的馬路上走，也隨處可以見到這「幸運兒」的紅葉：十月中，咖啡館裏早已裝飾着人工的楓樹，女侍者的粉頰正和蠟紙的透明的假紅葉掩映成趣；點心店的大玻璃窗櫥中也總有一枝兩枝的人造紅葉橫臥在鵝黃色或是翠綠色的糕餅上；那邊如果有一家「秋季大

賣出」的商鋪，那麼，耀眼的紅光更會使你的眼睛發花。「幸運兒」的紅葉呵，你簡直是秋季的詩令神。

在微雨的一天，我們十分高興地到郊外的一處名勝去看紅葉。

並不是怎樣出奇的山，也不見得有多少高。青翠中點綴着一簇一簇的紅光，便是吸引遊人的全部風景。山徑頗陡峻，幸而有石級；一邊是谷，緩緩地流過一道淺澗；到了山頂俯視，這淺澗便像銀帶子一般晶明。

山頂是一片平場。出奇的是並沒有一棵楓樹，卻只有個賣假紅葉的小攤子。一排蘆蓆棚分隔成二十多小間，便是某酒館的「雅座」，這時差不多快滿座了。我們也佔據了一間，並沒有紅葉看，光瞧着對面的綠叢叢的高山峯。

兩個喝得滿臉通紅的遊客，挽着臂在泥地上婆娑跳舞，另一個吹口琴，嗚嗚地響着聽去是「悲哀」的調子。忽而他們都哈哈笑起來；是這樣的響，在我們這邊也覺得震耳。

蘆蓆棚邊有人擺着小攤子賣白泥燒的小圓片，形狀很像二寸徑的碟子；遊客們買

來用力擲向天空。這白色的小圓片在青翠色的背景前飛了起來，到不能再高時，便如白燕子似的斜掠下來，（這是因爲受了風，）有時成爲波紋，成爲弧形，似乎還是簌簌地顫動着，約摸有半分鐘，然後失落在谷內的豐草中；也有墜在淺澗裏的，那就見銀光一閃——你不妨說這便是水的歡迎。

早就下着的雨，現在是漸漸大了。遊客們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減少了許多。山頂的廣場（那就是遊覽的中心）便顯得很寂靜，蘆棚下的「雅座」裏只有猩紅的氈子很整齊地躺着，時間大概是午後三時左右。

我們下山時雨已經很大；路旁成堆的落葉此時經了雨濯，便洗出絳紅的顏色來，似乎要與那些尙留在枝頭的同伴們比一比誰是更「赤。」

「到山頂吃飯喝酒，擲白泥的小圓片，然後回去：這便叫做看紅葉。誰曾在都市的大街上看見人造紅葉的盛況的，總不會料到看紅葉原來只是如此這般一回事！」

我在路旁拾起幾片紅葉的時候，忍不住這樣想。

速寫一

沿池子的水面，伸出五個人頭

因爲池子是圓的，所以差不多是等距離地排列着的五個人頭便構成了半規形的「步哨線」。正對着池子的白石岸旁的冷水龍頭。這是個擦得耀眼的紫銅質的大傢伙，雖然關着嘴，可是那轉柄的節縫中卻蚩蚩地飛迸出兩道銀線一樣的細水，斜射上去約有半尺高，然後亂紛紛地落下來，像是些極細的珠子。

五歲光景的一對女孩子就坐在這個冷水龍頭旁邊的白石池岸上，正對着我們五個人頭。水蒸氣把她們倆的臉兒薰得紅噴噴地，頭上的水打濕了的短髮是墨黑黑地，肥胖的小身體又是白生生地。她們倆像是孿生的姊妹。坐在左邊的一個的肥白的小手裏拏着個橙黃色透明體的肥皂盒子；她就用這小小的東西舀水來澆自己的胸脯。右邊的

一個呢，捧了一條和她的身體差不多長短的毛巾，在她的兩股中間揉摩。

雖是這麼幼小的兩個，卻已有大人的風度，然而多麼嫵媚。

這樣想着，我側過臉去看我左邊的一個人頭。這是滿腮長着黑森森的鬍子根的中年漢子的強壯的頭。他挺起了眼睛往上瞧，似乎頗有心事。

我再向右邊看。最近的一個正把滴水的毛巾蓋在臉上，很艱辛地喘氣。再過去是三角臉的青年，將後頸枕在池子的石岸上，似乎已經入睡。更過去是一張肥胖的圓臉，毫無表情地浮在水面，很像個足球。

忽然那邊的鑛泉水池裏豁剌剌一片水響，冒出個黃臉大漢來，胸前有一叢黑毛。他揿着頭，似乎想出來，卻又蹲了下去。

大概是驚異着那邊還有人，兩個小女孩子都轉過頭去了。拏肥皂盒的一個的小臉兒正受着冷水龍頭逃出來的水珠。她似乎覺得有些癢罷，她慢慢地舉起手來搔了幾下，便又很正經地舀起水來澆胸脯。

一九二九，二，六日。

速寫二

水聲很單調地響着，琅琅地似乎有回音。濃霧一般的水蒸氣掛在白堊的穹窿形屋頂下，又是入睡似的靜定。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浴場中只剩下我一個人。

坐在池子邊的木板上，我慢慢地用浸透了肥皂沫的毛巾摩擦我的身體。離開我的眼睛約摸有兩尺遠近，便是那靠着牆壁的長方形的溫水槽，現在也明晃晃地像一面大鏡子。

可是我不能看見我自己的影。我的三十度角投射的眼光卻窺見了那水槽的通到隔壁浴場的同樣大小的鏡平的水面。

這樣在隔斷了的兩個浴場中間卻依然有這地下泉似的貫通彼此的溫水槽呢！而

現在，卻又是映見兩方的鏡子。我想起故鄉民間傳說裏的跨立在陰陽界上的那面神祕的鏡子來了。豈不是一半映出陰間的事而又一半映出陽間的事，正彷彿等於這個溫水槽的臨時的明鏡？

我讚美這個民間傳說的奇瑰的想像，我悠悠然推索這個民間傳說的現實的張本。我下意識地更將頭放低些，卻翻起眼珠注視這溝通兩世界的新的陰陽鏡。

驀地一個人形印在我的眼裏了。只是個後身。然而腰部的曲線卻多麼分明地映寫在這個水的明鏡！如果我是有一個失去了的此世間的戀人的呀，我怕要一定無疑地以爲陽間的我此時正站在陰陽鏡前面看見了在冥國的她的倩影！

一種熱烈的異樣的情緒抓住了我。那是癡妄的，然而同時也是聖潔的，虔誠的。

然後，正和傳說中神祕的鏡子同樣地一閃，美麗的腰肢驀地消失了；潑刺一聲，挽着個小木盆的美麗的白手臂在鏡平的水面一沉，又縮了上去。溫水槽裏起了暈狀的波動。傳說的夢幻的世界破滅了，依然是現實的浴場，依然是濃霧一般的蒸氣瀰漫在四壁間

入睡似的靜定。

一九二九，二，十七日。

石

碣

玉臂匠金大堅還沒刻完半個字，忽地又是撲嗤一聲的笑起來，擡頭望到他的祕密工作中的伙伴。

「金二哥，又笑，怎的？」

靠在太師椅上慢慢地摸鬍子的聖手書生蕭讓輕聲說。鬍子，原來只有稀落落的幾根，又很短，然而只要左手空閒着，他蕭讓就總得去摸，這和他的喜歡輕聲兒，慢慢兒，兩字三字一頓的說話的方式，都是新近纔有的習慣。

「蕭大哥；你眞是活像智多星吳用了！再過幾天，我就管你叫智多星罷！」

算是回答了蕭讓的詢問，玉臂匠金大堅簡直的放下了刻字刀，雙手按在石碣上呵呵大笑起來。

蕭讓得意地搖着頭，隨即把臉色放得更莊嚴：

「我說，金二哥，怨不得，吳軍師，那樣叮囑我來。你只是心直口快！」

玉臂匠呆了一下，似乎突然憬悟過來，他收起笑容，拿過刻字刀，低着頭便又幹他的一點一畫的工作。

「慢着，金二哥，剛纔，你又笑，到底爲的甚麼？」

「想到你和我躲在這裏幹這個，就要笑。」

「你眞是！」蕭讓頓一頓。「呵，金二哥，不應該笑。我們這，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是水泊裏的機密呀！全夥兒，一百單八位弟兄，就只有，你，我，吳軍師，參預這機密；便是宋公明宋大哥，他自己，也兀自睡在鼓裏頭呵！」

從工作中再擡起頭來的金大堅本已有一句話衝到口邊：正因爲恁地，更加鬥的人要笑呵！可是望見蕭讓的那樣莊重的臉色，便不好說出來，只撮起嘴脣做了一個怪相，算是百分之幾的抗議。

這也喃不過精明的蕭讓。料到這玉臂匠還有幾分不了解，——幾分不懂得吳軍師的「策略」的奧妙，他蕭讓猛可地擔起心事來了。和玉臂匠原是老朋友，知道這位朋友的嘴巴原來靠得住，和他手裏的刻字刀一樣可靠——從沒放鬆一絲一毫，但是眼前這「石碣」的事兒太重大了，他蕭讓便覺得很有再切實叮囑一番的必要。

然而要把吳用的「策略」解釋明白也頗困難。大碗喝酒，大塊喫肉，大秤分金銀的強盜勾當，本來全靠的「公平」二字叫大家心悅誠服；都是受不過寃屈，纔來這水泊裏落草的。失卻了「公平」，也就不配做強盜。同是頭領，同是忠義堂上的虎皮交椅，誠然也還有個第一第二之分，但這是紀律呀！沒有不守「紀律」的強盜。而況「主座」屬誰，也該付之公議，不應當有私心，弄詭詐。不幸的是軍師吳用今回的「策略」看起來太像是詭計了。

這麼想着，蕭讓的想要說服金大堅的勇氣很不體面地便短了一半。他偸眼看他的伙伴。刀尖落在石頭上發出「滋拉，滋拉」的聲音，彷彿是金大堅的暗笑；然而金大堅當

眞並沒笑，他在那裏認眞地工作。

這使得蕭讓心裏略略安定一點。畢竟這位老朋友還可靠。摸着稀落落的機根短鬍子，蕭讓再把軍師吳用囑咐過的話語想了一遍，然後輕聲兒慢慢兒說：

「金二哥，你看，玉麒麟，比宋大哥如何？」

「都是江湖上聞名的好漢呵！」

玉臂匠頭也不擡的回答了。

「哦——金二哥；好歹，總有個，高下罷？」

只有急促的刀尖落在石面上的剝落剝落的聲音代替了回答。

「衆多兄弟，都說，玉麒麟，仗義疏財，一身好武藝，心地又直爽；宋大哥兀自佩服。金二哥，看來遮莫是玉麒麟強些罷？」

這回卻把玉臂匠的頭掀起來了。對於蕭讓的忽然議論到宋盧的短長，金大堅深覺得詫異。自己不是屢次承蒙他告誡莫要臧否水泊內的大頭領麼？今兒他自己亦犯了規

麼？和他的刻字技術同樣地古朴的金大堅的心，忍不住暗笑；老沒有機會發洩的幾句話便脫口衝出來了：

「人總是成羣打夥的。和盧員外親近的一夥兒自然說盧員外好哪。」

「不，不，不金二哥，是和盧員外出身相彷彿的人，纔都說盧員外好。」

玉臂匠不很了解似的定睛瞅着蕭讓。

「金二哥，你總知道，我們一百單八人，不是一樣的出身呀。如像白勝兄弟，他原是破落戶潑皮；阮氏三兄弟，石碣村的遊民；孫二娘開黑店，公孫軍師是遊方道士，李俊，張橫，做水面上的勾當：這算是一夥兒。五虎將的關勝，呼延綽，他們，原是朝廷命官，派來打梁山的；便是盧員外自己，先前何嘗不是跟我們作對麼？所以這是又一夥了。金二哥，現在，你該明白吳軍師的妙計了罷？」

沒有回答。蕭讓悠然摸着鬍子，仰天微笑，自己得意剛纔的一番從吳軍師那裏拾來的話語。

有這石碣，兩夥人便會合成一夥兒麼？這樣的意思也曾在金大堅心中一動。但是不失自知之明的他素來知道自己的嘴巴不濟事，所以還是不出聲，只眯着眼睛，用半個臉笑。

突然蕭讓站起來，踱到房門口，在門縫裏張望了一會兒，然後又回到金大堅身邊，滿臉莊重氣象，湊着金大堅的耳朵急促地輕輕地說：

「二哥，俺水泊裏這兩夥人，心思也不一樣。一夥是事到臨頭，借此安身；另一夥卻是立定主意要在此地替天行道。二哥，依你說，該是誰來做山寨之主？」

「哦！原來卻是恁地！何不依了黑旋風的說法，爽爽快快排定了座位，卻又來這套把戲，鳥石碣，害得俺像是做了私事，當着衆兄弟面前，心裏怪難受！」

玉臂匠再也忍不住了，噹的一下，把刻字刀擲在石碣上，大聲叫將起來。這一爆發；眞是聖手書生蕭讓所不料的。他往後退了一步，學着軍師吳用的神氣，只管摸鬍子。

「二哥，話雖如此說，事情卻不能如此辦。也須叫人人心服呀。單是替天行道杏黃旂

上的一個『天』字，還不夠；總得再找出些『天意』來。這便是吳軍師的神算妙計！」

「天意！天意渺茫，就叫我們來替『天』行意？」

蕭讓沉吟着踱方步。他時時把眼光往金大堅身上溜。軍師吳用的高見是不錯的：玉臂匠金大堅無論如何不會了解這「策略」的作用。但自己曾在吳軍師跟前力保的是什麼呢？金大堅的嘴巴靠得住。是憑了十多年的老交誼，他蕭讓纔敢這麼擔保的。然而現在，好像有些不穩。他偷眼再瞅着他的伙伴。沒有什麼異樣。滋溜滋溜地又在那裏刻字，一條好臂膊上的肌肉突起來像是些楷楷兒。

總算放下一半心，蕭讓再回到太師椅上時，猛聽得金大堅又擲過來一個怪問題：

「旁的不管，只是，蕭大哥，我們算是那一夥？」

蕭讓愕然了。軍師吳用從來不曾和他譚到這個。倉卒間他搬不出吳用的話語來應付。很想說是屬於宋大哥那一夥，可是又覺得礙口。

看見蕭讓也有對答不來的時候，金大堅卻呵呵笑了。這笑像是一瓢冷水，澆得聖手

書生毛髮直豎。

「我們，——我，既不是趙官兒的什麼將軍，教練，教頭；也不曾偷鷄摸狗，開黑店，犬江心裏請客官喫板刀麵；我們是靠手藝過活的。我刻東嶽廟的神碑，也刻這替天行道的烏碣。就是這們一回事。提起什麼天呀道呀地呀，倒是怪羞人呢！」

彷彿抖落了一口袋子的金錢似的，金大堅自己也不很相信竟會這樣地滔滔發議論。他的拿着刻字刀的右手突在空中劃一個圓圈，又興奮地加了幾句：

「看來我們水泊裏最利害的傢伙還是各人的私情——你稱之爲各人的出身；我們替『天』行的就是這個『道』呢！」

蕭讓楞着眼睛，只能摸鬍子。直到金大堅的刀尖和石頭相觸的聲音再鼓動他的耳膜時，他這纔醒過來似地率然問：

「是機密呢！金二哥？」

「我當作從前給人家私刻關防一樣，決不走漏半個字！」

民國二十年五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四年二月四版發行

實價大洋六角五分
（實價不折不扣外埠酌加寄費）

宿莽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茅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錫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七八　電報掛號七〇五四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漢口中山路　南京太平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長沙南陽街　開明書店分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茅盾的創作

三人行
爲中學生而作
五五分角

蝕 二元四角　幻滅 四角半　動搖 七角　追求 七角

虹 一元二角　子夜 一元四角

茅盾短篇小說集 一元

春蠶 七角　宿莽 六角半　野薔薇 六角半

開明書店印行

K 316

CENTRAL LIBRARY

四角

六角五分